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記

范氏復義宅記

吳門范氏自唐桂國麗水府君居于灵芝坊今
在雍熙佛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
祐中守杭始至故鄉訪求宗族買田一畝作義
莊以贍之宅有二松名堂以歲定閣曰公風因
廣其居以為義宅聚集其中義莊之收亦至焉
中更兵燬族黨星散欲基榛蕪編民豪據為居

宇為場圃儻直無幾甚失遺意粟無所儲寓于
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久復圯廢改
寘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而
下又五世而至良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
念此有卒齋志而歿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
自任思圖其新于是歷告居民悉除儻直納期
而遣之不服者許予郡于監司以至上達臺省
提刑臨川何公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羨此
奔力主張是復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四十八丈
首捐私帑繕以垣墻創建一堂仍扁歲室以祠

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就立新倉寢復泊觀
厄後于慶元二年之季夏中秋告成不愆于素
規者無不歎息親掌出納一羊以為後式選族
子之廉謹者一人繼之詳具娑東以補舊規揭
于堂上且刻田籍于石以為永久之計介季之
柔續世科于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于羨既
力贊其兄謀之屬公為記始末公不佞先祖少
師故卹宗族有意於此而歲不與伯父揚州始
為之雖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宗之貧者賴以
自給亦四十餘年于茲先工部欲附益之而清

貧終身猶未粟也見范氏家法為之媿歎是奉也衍文正公累世之遺澤伸先奉議九原之餘恨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不縉哉嗚呼文正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既達則闔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祐范氏三子鼎貴皆以宏才高誼上繼文風後人得維持憑藉以保其家良器以布衣而決意具起不惟義宅戴新象莊亦復整飾剔蠹省費又為數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與乎嗚呼文正初立規矩止其給予之自僅設預先支請之禁不數年忠宣公已慮其

廢壞故治平請奏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又與右丞侍郎自熙寧以至政和隨事立規闕防益密今之規約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為此義事其難如此而况天下之大思所以為億萬世之許者又可忽乎嗚呼衣冠之族不免飢寒者甚眾願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今坐享飽煖者凡人若人々如良器用心更相扶持以承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自力甚者反為蠹于其間則文正諸公矣臨之其問于有司曰公元者蓋今之族長云

汪氏報本庵記

惟曰明汪氏代有隱德上世葬城南之俞村公
汪出也嘗隨拜掃裴園松下預瞻後前中有一
丘陰然奇峯遙峙秀水縈抱磬折而勢岡阜紀
若近時積土平田強為立壘出于人力者比氣
象秀潤真吉寔也是為外高祖太府君之墓府
君以才選為吏古君子也終身掌法一郡稱平
范文正公王荊公皆以士人待之我高祖正謙
先生為之志銘蓋積德之尤著者是生正奉四
先生而汪氏之衣冠始于此公生長外家逮事

外祖少師二十餘年親見孝父之懿奉坟墓尤
謹遇忌日必躬至墓下為薦羞之祀遂為汪氏
家法仲舅尚書恪遵先志不敢少怠而增潤色
為余村之墓始于十二府君其子若孫葬于左
右者九十餘所迄今百七十餘載矣家舍三易
歲久易地仲舅投匭既久度不可支吾乃營基
于松楸之東輟費于伏臘之餘鳩工兩月而告
成為堂三間後出一間併為修祀之地前為軒
如堂之數可以聚族列拜兩廡凡六楹前又為
門及享亭以溥熙十二年三月二日奉神座于

堂之東室宗人蚤故墓在遠過清明必合而祭者凡數十人列于其次規畫纖悉一一親授以板為障而平其前祀則取以陳祭器臨事可不移而辨下至卮酒罔不備具靡錢五十万一力為之贍堂舊有田初出于諸院其子弟罔有生計凋落視為己掌而私售者久不能制于是積案細微益以俸入以元直取之用供僧徒歲仍例奉舍族人迭掌祀事其器用則分任其費且為出穀以助它日尚將益之廢成未有名夢中若有告以報本者公為之恍然遂以名之正奉

始卜葬西山少師兄弟皆從仲舅火為墓所甲于鄉里又以外祖母福園之先塋在奉川挑花與王氏既不振而為買田建屋以奉香火凡其先家域至是無所不備可以傳遠矣公既得歸日侍函丈一日顧公道始末使記其詳以詔子孫惟家舅氏克振家声光紹前人以燕後業庵之落成時年六十有八矣誠孝不衰而又精力絕人克勤小物壯者有所不逮皆可為人子法遂謹書之後人能不墜少師尚書之意汪氏之與殆未艾也

長汀庵記

樓氏自周武王封夏后氏之後東樓公于杞實始得姓後有食采于婁者因以為氏或著樓焉東京雍丘縣即祀之舊故亦稱杞縣樓氏以杞國為郡而望出東陽雖同吾族自娶而遷不知所始自公一子推而上之至八世祖而止惟曾叔祖二十五助教墓志云六世祖自娶遷于明是公之九世祖也又不書其諱明化院之西南一山坡阨數十百晦上世葬埋甚衆邑人號樓太婆墓亦不知太婆為幾世為何姓今坟墓可

尋者七世祖大錄葬曰水雷家隩六世祖二評事葬太婆墓山之中劉夫人葬于西偏相去數十步徐夫人葬明化側平地蓋祖定之後也高祖十八正議及陳氏和羨郡朱氏歷陽郡二夫人曾祖三金紫永嘉郡夫人翁氏葬龍潭先祖三少師兩守鄉郡首尾五年每定食上冢旌旗鼓吹皆集塋下鄉里以為榮少師教授兗州時祖妣秦國夫人馮氏蚤喪葬南山再娶魏國夫人馮氏先卒得地于報國山之左今為仁濟院作三穴以右穴葬魏國少師親馮令人藏扁

榜犹存。約它日自居中穴而遷秦園于左。脫歲
有園人上哀仲恩獻金鍾山圖。得于舒氏九喜
之知。平江日病中語諸父曰：我死當葬金鍾。此
麓二夫人葬已久。金鍾墓城頗狹。邑今三坟相
去或二十里而遠。初營葬時四山皆願求售。仲
恩亦勸之。五伯父曰：人其謂我家乘勢并包。此
先志也。仲恩歎服且曰：第三虎山不可不買。可
以為庵。其實處後六一穴也。少師就虎二山皆
平。正如畫心。江而止。龍山之前俯臨沙洲。相溇
下有金鍾。曾見光景。今神龍居之。六聖迹也。俗

謂江水一跌為一汀。近金鍾一汀最長。彌勒每
浴其中。號長汀子。故地名金鍾。而庵名長汀。少
師薨于宣和五年。至七年歲在丙午而葬。今且
八十年矣。先君銀青卜壽穴于庵之後。荷諸院
相從嘗買鄰山以葬。止弟館壽穴正在兩山之
間。坐艮向坤。而勢環擁下直。金鍾之洲前有一
峯。錢令公葬其下。號令公光為山。五重惟此峯
中立深秀。正與之對。自他處視之俱不如也。先
君以淳熙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仲兄嚴州
郡。治以次年九月二十日未葬。庵之右屋邊在

其前雖不礙前山而神道門起于谿次不能相望為曲徑以入是時以仲兄繼亡無力改造先妣年已七十有四六不敢輕動因仍几三紀嘉泰四年正月九日先妣不幸棄諸孤荒迷哀苦之餘實以臘月八日丙申棄事謀之羣從銜哀肩土決意先期移建家舍以八十年左支右吾之屋撤而新之舊木之可用者十無二三又遷基于左半在田間築壘尤費工力幸及大事之前粗畢工役為屋三十餘間造石橋三所材良工緻度凡可久于是始得神道坦平差與平直

列植楸檜移置石獸等平揖前山氣象愈偉少伸兄弟夙昔志願皆祖考陰祐之賜宗族相成之力也祖塋松竹有干霄合抱之材然侵耕者多亦有枯瘁稍正疆界又補其闕別為屋數楹於外以為齋廩是役也雖出于一力而事實關于諸院已戒僧徒日謹焚修以資冥福若羣從及子弟掃松灑幹而至者自當館穀于此如挈家寓處或封寄付器必至触汗家舍非奉先之本旨自此幸毋啓此意亦宜相與戒飾僕使一竹一木毋容侵犯斯有可傳之望前輩言子孫

以仕宦不能自守墳墓而使人代之故守墓之人不可待以奴隸而况庵僧乎此庵始建僧希亮王人之三十五年傳其弟子本權三十年必傳妙悟才三易人俱善于其事後來者宜善得之

李氏思終亭記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公預考南廟試蜀人李君子思以審計司聯事先是固已得其江東十鑑讀之一見如平生歡既而出所著易解相與講明警發為多竣事公叨丞外府君代王宗正簿

公尋丞司宗方以同寮為幸而君忽為亡矣哭之書哀且與諸蜀士經紀其家君之父年已八十諸子皆幼弟者無不傷盡迨其西去哭以二詩殆不勝情今三十有二年矣間者濶為不相聞知慶元之初公既授閩明年閩登科記見君之子道傳在一科又一紀而復來則乙閩其召命同朝五年復登館李上著庭相考功時相過以先友故厚我其季性傳又撰嘉定四年第未見獨未識七子以傳聞公嘗名薦書一不上弟年未四十棄舉業而著志朝廷取其建矣以

未繫羊要錄百卷真館中嘗得其副而盡讀之
然後知天之報施本無差忒而子思家季日盛
為不亡矣子思之論易專究心于卦畫其言甚
富如中孚豚魚等說前未有發明及此者十鑿
極陳南北朝戰守勝敗如指諸掌書有小傳又
有諸經解義皆其節目之大者吐其所見論議
過人一字饒之德與治日有循吏之績其所抱
負十未見一二此識與不識所以恨其蚤沒也
五年七月癸亥考功涕泣而謀公曰先君子之
葬兄弟尚弱万里六無由相告已得後谿劉先

生為之銘矣墓前有亭取終身慕父母之義以
致深長之思非敢自言能盡此也名以思終併
致昆仲之意俾記之凡子思文季事業與其家
世履歷後谿之志已詳不復書語之曰先公有
子如此固已不悼其不幸于土中矣終之羨豈
云小哉近方為金華季氏為古文孝經詳說後
序因論古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惠不
及者未之有也為之言曰聖人一經立教之要
專在此數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是人
之于孝未有無其始者夫子作此一經正欲人

之有終也自天子以至庶人孝之大小固自不
間于此復言君孝有始而無終未有不及于禍
患者此則無貴賤之別上下一體俱當盡心焉
末篇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止為喪祭之終猶未
為孝之終也夫所謂孝之終與孝無終始之終
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子既啓
足手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為知免矣然而易
簣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簣猶非其三也為
呼聖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之乎
餘生无几深知競俱得正而斃所願加勉故以

告有志之士云公老退孝落加以病餘輒拾前
說以慰孝思之切惟昆仲勉之
碑

聚奎堂碑

女部尚書趙師異謂臣曰淳熙初年龍集乙
未高宗在德壽宮先臣和州防禦使贈少師
伯麟久被眷顧師異由鎖廳賜進士出身德
壽喜甚謂其有子賜金更新所居增創一樓以
榮桂書其榜益接孝宗聖製閔喜宴詩桂林
爭占一枝榮之句而寵之慶元改元師異小築

吳門之書錦坊闢堂曰聚奎奉先世前後所藏
真蹟匪惟侈雲漢昭用之盛抑取寶儼所謂五
星聚奎天下太平之義 蔡聖崇儒右文高視
千古益天人之符應也 主上誤加獎拔寢塵
禁近嘗因奏對以宸翰為請上首肯再三嘉定
二年冬起家長武部兼天府明年三月見于便
殿昧死中言上又許之七月甲寅中使宣諭拜
三大字之賜未几又錫三扁曰宗表曰玉輝曰
典閑鏡鑄髹飾皆出尚方恍然後天而下周章
蹤踏感激自誓思所報稱移刊樂石願有以迄

之臣辭不獲竊考所元蓋非一日 國家親睦
九族恩禮兼備神明之胄厥衍盛大教養既至
人才輩出獻詞章躬課試承平百年史不絕書
崇國公世恬好學續文有聲前朝 徽皇命翰
林學士承旨鄭居中為志銘知淮陽軍米芾書
丹其子開府儀同三司嘉國公令峻及從蘇軾
黃庭堅游刻而龕諸睦親北宅之壁間嘉國之
子通判泰州子芟陪從 康邸最膺碩遇又見
芾所書而愛之紹興間既得墨本訪求其後伯
驥與兄浙西路兵馬鈐轄伯駒方贊負篋庫以

近臣召荐待以家人礼念其孤露自立厚加抚
劳勉以温習賜第都城俾日趨中禁图志之府
曰于此可現人間未見之書少師老成詳練歷
記舊事盡瘁我守褒賞相仍博洽典醜籍詩声
畫取法晉唐游戲丹青深造其妙 德壽怡神
物表密侍清燕預翰墨之選直廬遠度且給珍
膳名畫法書鼎彝款識攷訂商畧從容畢景津
筆成書楷法行草分齊稠疊玉案登樓及謝莊
月賦則全而書之二王懷素帖則倣而臨之合
作逼真以少師鑒裁精審猶不能辨又雜取唐

宋名賢佳句形諸幅箋便面者踰十數持憲近
畿 孝宗出内帑緡錢万段節天慶覲親札丁
寧示弗勤民之意神毫膚藻數以賜烏乃今奎
畫申敏于以承 二祖之休于以獎声續之楹
三朝寶墨萃于私室光華絢爛衣被草木有歷
劫贊揚所不能尽者而臣何足以知此雖然益
可稽烏堂以玉輝名則取陸机文賦石蘊玉而
山輝之語樓以典閑名則取蘇軾賴有高樓能
聚遠一時分付吳闌人之詩而宗表之褒實用
唐宰相李勉故事聖意攸屬昭然著見復揭榮

桂舊題于便坐植炭桂以環之始乾道間遴選
聘便擢少師為副別授國書議事虜知其為宗
老相與款服以為備待時之說歸報蓋久而後
益信師異稔承家訓力沮開禧用兵之議以是
不合而去聖化更新復登還聯安寄益隆俯俞
忱請則所以蒙被簡記有自來矣惟昔者君臣
際會一字之褒踰于華袞今少師父子才美世
濟為趙氏祭酒帝筆之儲盈溢中衍有傳家之
賢无登床之嫌六丁豐隆呵禁護持昭示將來
以永无斁為子若孫領贍豐碑齊莊歛衽仰聖

作之淵懿知思厚之積繁盡万物而不足報可
不勉諸臣哀願无庸方期謝事致望斯堂無由
一祥于其下敢述始末而為之詩曰
煌煌聖朝親睦九族有制有恩克保世祿信學
振之麟趾之時才學自奮見于諫施于積少師
相逢盛際受知高皇蚤被簡記源流有來元
祐名臣賜對人侍禮如家人博洽醞藉翰墨之
選帝筆貽田溢于中衍賜第崇成有子策名迺
登榮桂表子家庭阜陵掄才輜軒載帝出成
六條中昇一札子克負荷致身文昌回尹神臯

如漢趙張子築姑蘇有嚴尊閣戶冊狎放增貴
立整奎壁之光聚于吾門顧瞻斯堂庸後上息
是父是子並膺殊春非止為榮千以示功生子
生孫其報伊何忠孝一心永矢弗磨

王節愍公忠肅廟碑

嘉定四年八月八日詔為故樞密節愍王公立
廟賜額忠肅二年八月八日廟成惟公建矣紹
興間五使不測之虜卒執節以死忠烈顯著人
戶知之大臣欲專和戎之功不以實聞故卹典
多闕至孝宗皇帝閱之始特官其三孫曰杞

曰補曰杞開禧權臣橫挑纒裘三邊俱震始復
求專對之才以通好于虜柙捐軀殉國為人所
難毋夫人又以節愍之事勉之張旌一往終定
信誓祖孫相望勲在社稷可謂无負三槐之家
風矣紹熙元年謚公節愍柙既奏功權帥合肥
尋尹天邑請于朝求為乃祖立廟于是天子嘉
歎且曰尔祖葬吳郡其廟于城中補拜稽首退
而營求會提點刑獄陳芾攝府事為度基于郡
之北真慶坊地周百三十丈弁竒闕門三楹旁
翼二扶以入兩廡中為寢堂敞以高軒肖公之

像以安康郡夫人陳氏配命服如禮鼎俎其列
深邃崇嚴既足以揭處安靈又啓旁舍以處道
流賈田續食使永香火之奉可謂備矣少卿以
新廟成不可無紀命公碑之公嘗銘公之隧若
平生大節其夫勤勞机辨之詳既屢書之茲不
復列獨著立廟之本末以詔後世竊覩昌黎韓
公為廟碑者三曰烏氏曰田氏曰袁氏烏以重
衛田以弘正袁以滋皆以子至將相寵及上世
非自以功業而得廟食也以死節而得祀者莫
盛于張巡許遠之廟而兩家子弟才智下後無

了為惟節愍公上承三槐之盛以忠義自奮風
烈昭灼膺此廟食之寵尸而祝之子以死孝而
歸其骸孫又以探虎穴而就功名既不忝其先
而又增大之王氏之廟其最優乎因為之歌詩
以侑四時之享云
公之生兮不辰後大艰兮期殉以身掉三寸兮
鷲嚴宸起布衣兮五登從臣痛二聖兮蒙塵
出万死兮氣益振得要領兮折殊鄰辨懸河兮
机若神數往反兮就親功既高兮遭厄屯握
漢節兮死朝紳地震裂兮天羅昏祀于河間兮

秋復春紹祖烈兮世裔人始雖屈兮終獲伸墓
千山兮祠千城之闈依琳宇兮輪奐一新省公
之像兮凜然如存芳苑兮薦艾芬洋洋在上
兮傷不見而不聞公其祈上帝兮叫九閩或為
鬼以厲賊兮如張巡九原有知兮煥源綸享廟
食兮報君恩佑爾後人兮傳無垠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啓

謝發解啓

決戰文場喜鑿大敵策勳計版幸後群英心既
歎然願之厚矣竊以冥主嗣臨于万国宸心徑
畧于中原紫髯將軍抚劍之秋豈白面書生正
鼓篋之日然用武又豈文備當修德以來遠人
况一士可以止百萬之師寸舌可以賢五千之
騎寧護斬將者特匹夫之勇敷詩闋礼者乃元

帥之資丁字徒知固難處強弓之古毛錐可用
當爭雄大劍之開得奇才自足有為用真儒又
將無敵爰命郎周選修潔之士且使鄉遂獻賢
能之書廣數路以取人材詔直言以增士氣將
取布帛之賤以為將相之儲草萊期王佐之才
畎畝任天下之重坐使有志之男子差為無用
之塵言附鳳翼而攀龍鱗咸起功名之願擢犀
角而援象齒始膺藻鑑之求如公者賦性專昏
受材博散幸家聲之未遠冀世業之永傳誓收
黃卷之功益振青箱之季十載空隨于牽子一

荷委甄之荐臨規馳緘之已後共惟公官性天
夷曠才地高明筆陣推鋒得雋犀膠之秀儒林
振藻飛英俊造之科尚淹三館之遊俯作諸侯
之客一方士子固已樂吾教中當路薦書皆欲
出教門下倚閭嚴召徑挹超除公託契已深承
顏不遠此仰子坐正慙温故之稱又有我師全
賴告新之益

通添差教授王太博啓

賓吳鄉國曾叨推轂之知客授侯邦允得樞衣
之便撫躬喜甚剡牘先之恭惟公官賦軋兩都

名高云館文章換桂再登俊造之材闔闔排雲
首上治安之策詔開言路章交公車英詞獨嶽
于細糧褒語籠踰于華袞先生八太季方將育
天下之英材廣文獨冷官何乃為諸侯之賓客
俯從新制大屈公言風引仙舟雖覓三山之暫
遠雲岳鵬翼會看万里之橫飛公少敬傳家長
而惜季開門覓句初无壘日之稱仰屋著書空
有鶯鷺之詞頃籍鸚章之薦遂叨鴈塔之題不
知七年待次之遲但喜一旦同寅之幸豈止日
沾于膏腹要當力踵于步趨既此中以待旅以

術業空疎詞章骫散受過庭之教敢言康鼎之
解頤習雕蟲之工難及溫生之又手比辛登名
于蘭省夫何因迹于銓曹念舊季之未蕪幾此
途而妄進操觚染翰是皆已誠之才歟板超風
咸望非常之遇碩如孱質乃與英游方期占鵲
之退飛敢謂雙鵬之連中獲離場屋之餘習復
迹州縣之徒勞載惟永嘉實名東浙鰲頭屢占
在紛白袍之間黃舍宏開世青子冷之慶
苟非儒匠難至文盟好為人師素守益軻之戒
此非子坐恐招有若之議念得寵之過優復去

家之不遠無非撓倖端有負緣茲蓋伏遇公官
旋幹化權主張吾道內外治既陶万國之泰治
和小成大成仰贊一人之化育善類悉歸于真
宰危巖尤累于供釣久憐書馬之憇欲收置于
門下茲試不龜之藥偶復与于選中亟昇除步
實由大造公敢不益堅素履不負初心季不如
務師曾何知于善誘教然後知困頎敢忘于自
強廢上副于眷知以少罔于報效

陪鴈塔之題恍如昨夢叨鱣堂之選猥繼後塵

回交代李教授啓

水以下十五首温州教授爲

車讜議與秋霜烈日以爭嚴召駟重来快鳳凰
景星之先覩假道蓬山之二主盟蘭省之中允
屬呂題莫逃藻鑑雖山善之占必以錄盡故天
下之英雄而斯言之玷不可為尤費筆端之造
化遭逢若此稱報謂何公敢不痛自激昂益加
詳謹对千人而不犯賴尚友于先儒號一莊而
復荒肯下同于流俗誓捐頂踵以報丘山

謝試中教官除温州教授啓

就試棘闈復售綴文之技庇司視市誤叨分教
之官慙无黃絹之好辭偶中青錢之妙選幸踰

望表愧益情涯窮以序序之與人倫是賴郡國
皆立王化尤先信公能修泮宮致一時稱其多
士子產不毀御校蓋千載以為美談在西漢李
唐之盛時有文翁常衮之循吏變蜀郡如東魯
也司馬氏而昌其文化七閩如上州有歐陽生
而為之倡是知自京師而首善必崇鄉黨以
屬賢惟我皇家歷參古制開季宮于四海延
師席于諸儒慮擇士之或遺復設科而俾試放
之經以察其識命之賦以覘其材人寡鑒精札
優選遶欲中有司之意又兼卒子之長如公者

祖宗不致山川器幣之廢然為臣子當明辭執
秉机之嫌著之甲令以謹臨文之疑揭之棘闈
以備人門之問儻律度之不中宜激鑑之弗容
自非詞華驚絕代之工議論知古人之正又安
得持加枚枻曲賜甄收既寘引敗之誅仍沾生
文之選如公者伶俜死取坎壈數奇猥承簪綬
之餘期紹箕箒之業念踵登挂籍者已三四世
而不朽鴈塔者幾數十年幸鬼第之照飛喜門
庭之少振願終世季益文家聲濫由鄉老之出
來卦春官之試孺子不謹嘗約日而後期穿鬼

為妖復轉喉而觸諱問山紀名之二者猶有不
季之愧亦馬與尾而四者尚懷譴死之憂矧明
見于條章乃自為于鹵莽深慮布帛之賤不勝
鈇鉞之誅敢謂巨公曲成孤迹畧去片言之失
力收一日之長委墮旣于道中已甘絕望取焦
桐于爨不實賴知音既援例于先朝遂飛章
于清禁異恩俯及同輩皆驚雖不能豪奪于錦
標然固已寵踰于華袞三神山上人憐不及于
鰲頭千佛經中自愧得陪于驥尾退量叨冒良
有夤緣茲蓋伏遇公官王始名流聞元故老公

言未售于有司良多之子必為箕有自來矣吹
爭之門而攻瑟如不好何欣逢小滯之朝深惜
難逢之會一鼓作氣已為勝敵之謀三年不鳴
期遂驚人之舉及奏功千里選僅廁迹于日間
雖叨鶚薦之書猶愧鵬飛之化沙磔已甘于在
後駑駘敢望于爭先靜惟賤士之拔茅實賴大
人之推轂茲蓋伏遇公官才高今古名壓縉紳
久居喉舌之司卧治股肱之郡愛民之子惟忠
厚以持心遇事生風信精神之滿腹天子思大
夫之用器布衣求吏部之門生遂使庸愚亦與

掄擇公敢不益嚴筆陣力淬詞鋒敢元畏于
人伯當成于一戰鵬在秋天之外已借高鳳魚
掀春浪之中更資餘澤

謝省闈主文啓

薄技中程豈謂卑辭之誤上恩從厚猶懼末第
之榮靖言僥倖之由實自生成之力德無所報
感不知言竊惟選奉之下公本朝為盛科條之
備今日尤羨允群試于有司當守遵于成法未
問詞章之工拙先觀品式之從違苟有一毫之
差又為終篇之累惟時公諱尤異常規雖在有

衆人方謹舊恩之報如使西河疑女于夫子唯
逃良友之訖

通太守曾吏部啓建

恭審疏寵宸庭承流侯服凡居庇隲罔不欣愉
竊惟左制之奧區獨以永嘉為名郡人才俊發
接王謝之風流地望雄尊控甌粵之衝要海物
惟錯生齒日繁層歲事之多虞致天史之代有
颶風駕浪奔衆為魚烈火焚爐一昔而燼八溱
七旱田野無以為生九牧十年吏民疲于奔命
闔境吉病源衰頽憂正籍虞升鄉為弄錯節不

有龔渤海誰治亂繩既入奏于明光諒疾驅于
達道恭惟公官乘珠照夜衡玉懸珠季自得于
家傳美蓋由于世濟矧惟 家采衣冠之盛无如
曾氏闢閱之高闈嶠勳名藹相門之清護南豐
術業擅昭代之祠宗未若于門卓稱江左弟
兄輝映競馳雲日下之名門戶熾蕃遂為澤
底崗頭之族頌如偉望立上要津早瞻使者之
星未近長安之日握蘭密勿銓衡无同滯之嗟
听棘平反囹圄有屢空之效暫從均逸亟畀于
蕃將使官府復見于太平閭里尽銷于愁嘆取

齊國之政諒無五月之淹趣曹相之裝即聽三
公之拜公季不知道才非痛人偶霑末第之名
濫作諸侯之客敢圖會偶獲事賢明歡寒士之
顏願託千間之厦順下風而請敬持一瓣之香

通太守莫給事給啓

恭審崇膺宸誥起鎮侯邦瓊闈需賢將復甘泉
之舊左符共理暫為滄海之川先声所加衆聽
皆聳恭惟公官季該四部文擅兩科渾然金玉
之相凜若松筠之操經綸自任直將奉明主于
三代之隆雄挺不回信能立懦夫於百世之下

韜藏既久聞望益高。獨由曲道以致身。自結九重之知己。紳士東觀。徑躋瀛州學士之聯。典奏南官。已有鳳閣舍人之擢。上方修明號令。鼓舞華夷。爰念制詞。思復深厚之體。律求御列。首推宏博之才。俾戎予言。仍忝內相。大述作多出其手。豈惟復見于長楊。近詔誥自為之文。瑞欲上規于妣。如還直螭坳之秘。進趨鷄戟。更籍剛方之資。為專封駁之寄。危言造膝。嘗有志于回天。勁氣送鱗。曾不難于去國。坐令時論之推重。惜无諫列之詳。章退安香火之祠。自得林泉。

之樂。惟永嘉之古郡。寔東湖之奧區。乃命承流以遂均逸。一摩出首肯為顏步兵之詩。五馬日隨姑尋王右軍之舊矧。高門之名勝著。此地之聲華。南院世宦。猶有甘棠之遺。受阿連客授。尚存絳帳之餘。風自閭成命之肆。頌惟恐使君之來。暮山川改現。城郭增輝。地控甌閩。正有資于韶略。道傳伊洛。尤仰賴于範模。第恐廊廟之資。尤被冕旒之眷。賜環在迓。豈容皂蓋之行。春視草居中。復見金蓮之照。夜遂闌大祥。以佐中吳。公季不知。方寸非可用。末科廁迹。自憐為馬口。

愆再試得官人笑盡蛇之贅敢恨八年之家食
第慙多士之主盟好為人師真成不韙此非子
坐日惧弗堪仰千騎之鼎來幸二天之在望飛
鴻遵渚咸歌姬旦之歸兮泮水采芹獨喜魯侯
之戾止

通邵通判啓範

別駕功高夙仰聲華之茂廣文官冷幸依庇蔭
之餘念并遂于趨鳥碩敢稽于饋鯉恭惟公官
風儀峻整政術高明試以劇煩井井有條而不
紊遇諸盤錯恢恢游刃以有餘矧是永嘉甲子

東斷地望控甌閩之要人才承王謝之流正資
賢治中以佐明太守撫摩彫瘵振起教條徐閱
五月之政成盡出二車之力贊少舒驥足不妨
風月之平分八造鵷行會見雲霄之獨步公未
非通用季不知方雖記問以尚踈在淵源而何
有謬司芹泮偶及瓜時樂英不而教之固知非
據事大夫之賢者尤得所依

通趙通判啓公侃

題仲奔之吳凜先志于海嶠門馬融之帳竊大
庇于雲天仰德既深邈風知幸恭惟公官派分

銀漢秀挺瓊枝撐腸富方卷之書落筆掃千人
之陣儒科振藻仕路蜚英排錯節于笑談破大
航于倏頃歎合江之桃李邑人猶見于去思依
上幕之芙蓉府生但聞于坐嘯眷茲名郡密迩
川都屬頻年有飢饉之災况比屋被焚凜之酷
公私窘匱民吏彷徨方欣郡政之一以更喜治
中之昇至湖樓風月豈惟景物之正分春草池
塘会见精神之頓改未播海沂之詠佇歸禁闥
之班公才不及中季外語上淵濤無自敢謂好
為人師教導未明政恐此非子坐不圖幸會獲

在幷幪闔境傾心想望二車風采冷官修敬預
通記室之姓名

回錢錄參啓 秘

夕矣向風恨无半面之雅茲烏聯事幸逢三語
之英輝履非遙捫心知慰恭惟公官清姿冰潔
奧季淵深玉笋瓊纒壓倒千人之筆牙籤網帙
讀殘萬卷之書淮山小試于每山海嶠更煩於
既椽嶽市无擾求賦池塘春 詩兄弟聯飛
竹繼鵬鶚秋天之武公家傳雖久容授何堪喜
問都騎之來逆竊灵河之潤朋緘委貺驚珠璧

之暗揆短牘陳誠愧瑤琚之匪報

回瑞安胡縣丞啓

一竹作吏敢且独冷之嗟再轉為丞喜見真清
之考高調先辱謙德有光伏惟公官澤底名家
雲間妙吝仕途詳練兩淹黃綬之司薦口瀾翻
果上金閨之籍謂宜濶步徑登要津稱兩道晴
又聽下邳之論事哦松掃竹不妨藍水之風流
預想登仙由茲假道云宦游無取客授何堪駘
氣方來將快爭先之觀緘書敬遺少陳未見之
心

回陳司戶啓

芹宮客授慙博士之不治規笏宦游喜參軍之
稱絕罔風夕矣拜賜驩然公官理屈精深詞源
淵奧早射廣庭之策合窺藏室之書誰謂偏州
乃淹賢掾俸錢寡猿固非京兆念珠曹吏事精
明兵看琰之霹靂虛手高才如許迅召何疑公
遂同寅度几承教日候入疆之告忽驚將命之
臨廣文冷官雖有聲名而何用益公尺牘但知
藏去以為榮

回前寧海沈主簿啓

吳傑
沈在奏師拒館下登
第後駁放不復任

竊伏海隅久厭斗南之譽宦游仙里屢閱月旦
之評首勤車駟之臨門更有文書之銜袖勞謙
過矣自視缺然公官涵泳聖涯翱翔藝苑振三
都之鼓吹韻五典之笙簧漢閣招賢貴人欲出
我門下堯皆賜第天子謂入吾選中一官猶恨
于樓鸞萬里忽嗟于退鷁維當邪正初分之日
乃有疑似難明之人願得喪苟无愧心雖聖賢
未免流議沮魯如臧氏之子能使予不遇哉于
齊主侍人瘠環好事者為之也科第空傳于拾
芥功名高視于浮雲收還四海之虛聲自作一

鄉之善士尋伊洛之故步窮洙泗之遺經仰屋
著書期立言以俟君子閉門覓句推殘膏以丐
後人坐歷十年事更几變沉舟而閱十帆之過
剪翮而看百鳥之翔公論自明識者增嘆紛
餘子蠅營雖見于復還落高懷馬喪安知其
非福然而休期難再大器晚成安忘結綬之心
當起據鞍之志公晚生無似客授何堪久懷望
履之私未遂升堂之快掩關却掩素欵靜退之
風忘年定交猥及庸虛之子烏有瓊瑤之為報
但驚珠璧之暗投誦廣文官冷之詩喜遇同襟

之容讀東陽郊君之賦會求挽掌之歡

回永加徐主簿啓總

孺子名高方屈臨于簿領廣文官冷乃先厚於
緘滕擗詞粲然為禮遇矣伏惟公官季耽八索
識洞九流投筆以赴文場前無堅敵影纓而遊
帝所自致巍科精金百鍊而愈剛良玉三獻而
後售宜在瀛洲之送往觀藏室之書偕就鸞棲
尚淹鵬運高士不為主簿雖曰徒勞君子不卑
小官何妨川志會可妙擢徑上要津公晚出无
耳散材焉用黃卷自樂豈敢好為人師絳帳方

開正恐此非子坐獨幸任郡素多賢僚康懲鼎
未可共說詩之樂鑿齒一詣便勝讀書之功

回瑞安林主簿啓

宦游伊始方淹枳棘之棲客授無堪徒媿蕪葭
之倚先声竦甚華翰先之伏惟公官人物粹夷
天資爽邁宝其崇之笏自有家風讀牙籤之書
尽傳世季卜試句稽之賦倚看趣召之行公久
矣閎名茲為同事高士為主簿固知公謙之未
平廣文独冷官但喜踈蹤之有託

回平陽李縣尉啓煥

登漢庭之第猥繼英游訪吳氏之仙更逢隱吏
方謹先声之伺遽勤華翰之領恭惟公官季有
本原辭無枝葉論議醇正所得蓋自于名儒氣
貌粹溫不口已知其長者騰蹕合登于要路酸
寒乃就于尉曹不已瞻捕之淹會膺召對之寵
公家傳雖久容授何堪逢君子之僚已神素願
篤年家之好尤激羨風

回郡庠事啓

冷官無取豈敢好為人師佳士有聞不當列于
弟子伏惟公人性天俊茂才地高明玉學瓊杯

壓倒千人之筆牙籤錦帙讀殘萬卷之書三年
已見于驚人一第何足以恩子倚現奮發自致
功名公久矣同風欣于識面辱賜書之加寵款
陳義之甚高喜荷之私敷宣罔既

通交代徐教授啓

讀雁塔之題久欽同望典鱸堂之教獲與交承
既慙揚糶之在前敢俟及瓜而受代通名伊始
修好在茲恭惟公官季造全涯文高藝苑評彼
處士孺子宜當為先求之古人有功未見其比
能似鼻祖今惟耳孫既已飛英声于千佛經中

固宜追俊游于三神山上何為歷歲始就冷官
惟此邦餘王謝之風而多士知伊洛之季正有
資于模範俾亦究于淵源君子之育英才是誠
所樂諸公之登臺省會見同升公風味家傳偶叨
容授望親庭于咫尺較吏考之毫釐曰冀先
聲得遂歸歛之志願瞻清時用寘仰止之心

謝除刑定官啓

投誠恩地倍煩大治之陶鑄定法清朝俾與有
司之筆削密附声光之末親承約束之嚴榮喜
交深凌競深甚竊以國家備百王之制章程華

萬世之規小紀大綱秩然有序竒請也此或以
滋彰肆當核實之朝爰舉文虛之典寇開書局
共議邦條上勤元老之尊坐摠群言之首假刑
詩定書之月以名其官兀摩研編削之流不知
其送豈容濫吹有玷知名如公者才不遠時資
非近道雕蟲何取謾成童子之虛声書馬有愆
几作詞場之奇崇敢歎十年之不調但知三省
以加工德之不修學方圖于為已斯未能信任
豈專于為貧乃因容授之り益究家傳之旨力
考淵源之所自務求數季之半功抱素志以自

憐度此生之不易竟緣色香來叩化鈞璞三獻
而孰知鼠五技而成拙屬正人之登用於定士
之滯留謂當在藥籠中必欲出我門下誦佳句
于百僚之上有味其言持長便於千仞之難不
遺餘力卒令弱質亦入化爐雖知隔仙府之几
塵猶使及天朝之連化遠承人之獲廁英游自
為之謀不過于此茲蓋恭遇公官主盟公道厚
礼人材翊贊九重不顯彌綸之用精白一意曾
何適莫之容然無私乃能成私惟不德是以有
德如弟兄之不振荷造化之時深之遴顯以文

之享著以功敢言競爽公山用于前正礼擢于
後實出殊私公敢不益勵廉隅進修職業奉數
事以塞詔何敢自欺慕國士以報恩豈容弗勉

回唐狀元啓

清禁傳鳴喜因第一之選長戕委既更鷲駢用
之工恭惟公官學賦三冬才優六館馳雋声于
藝苑承一門詩礼之傳奉大对于昕庭為四海
英雄之冠賢闈增氣里社重輝盡從臺閣以問
津會見功名之發輒公頃由殿幕先揖辭華待
尼父于季孟之間愧文衡之非據舉公孫為賢

良之首仰天鑑之獨高敢意讓焉友為嬰謝

通浙東安撫李參政啓類
以下九首通判
台州任內

便親求外仰蒙化笔之餘貳郡之官適在帥垣
之下依仁者自稟令無譁敢修大府之恭庸効
小夫之智恭惟公官爽邦哲五名世真儒以平
生不欺之心為古人有用之季澄之不清濁之
不濁儼然公輔之資來非可招去非可麾卓爾
朝廷之望至公待物直道持身詞色不以假人
毀譽未嘗經意止以此信于人主下以此服于
衆心久為朝夕論思之臣遂登夙夜有密之任

進參政柄實領宰司豈惟奉養之微曾不改于
儒素君其酬應之確了無間于戚疏苟曰才能
各隨器使雖有浮競自應意消故固是不容動
搖而朝列為之肅靖坐鎮雅俗遠追謝安石之
賢共致太平咸望揚公推之相既明且哲善始
以終出殿大邦寵分秘殿七州訟理民亡恨于
田里之間數月令人自得于湖山之外雖少
留于蓬島曾不遠于長安會同哀繡之歸亟正
釣衡之拜公登門最晚辱眷惟深涉笔金科願
何知于八律兼官玉牌曾弗措于一辭叨陪典

領之嚴倍費生成之造會同半刺許置外員幸
下考之再亦授新制而三請匪蒙深照安得此
引望故里以非遙奉安輿而在即獲承菽水之
養盡出丘山之恩展驥無堪徒以負乘而憎愧
登龍未遂尚須假事以有日愛日方舒定威將
勁願為宗祊之重益精茵鼎之調

通吳給事啓

甘泉宿望久懷煇驥之誠別乘贊員喜有登龍
之便敢修柔劑以代先游恭惟公官舍世偉人
爽邦哲匠才雄方夫而持之以正名滿四海而

取之甚廉出入兩朝周旋三紀選部賴典銓之
鑒瑣帶高批勅之風劇寄屢分外庸尤著侯邦
訟理民舉安于田里之間帥閩令行人自得于
湖山之外掃蠹原而略盡清狡冗以一空不惟
所去以見思抑使所若之官大乃守東山之志
屢膺彭澤之辭均逸祠庭猶俾斯人之有望告
歸神武直將與世以相忘容與千巖之中傲睨
群物之表凡烟霞勝絕之地皆仗屨經行之區
下流水而上青山固知是遠身赤城而名絳闕
豈得長間况資元考之壯猶將任舊人而共政

丘整臯夔衣冠巢許民具爾瞻股肱蕭曹腹心
良平公其毋遜某晚生無似薄官徒勞涉筆金
科倏更三載薰官玉牌弗措一辭惟父母之年
益高念菽水之養多闕偶逢新制遠契初心得
請治中將遂迎親之樂強顏員外未知貳郡之
方幸門墻之是依信典刑之斯在使獲附声光
之末如見古人儻粗傳土苴之餘願為弟子矣
威方熾仙隱獨清願茵鼎之茂調為宗禔而自
重

通韓運使啓

伏審祥恩天陞將漕日歲龍馬負圖久寓遼爰
之直木牛輓粟允資幹運之才兀隸部封牽深
杯蹈恭惟公官乘珠照夜澌玉懸秋赫々元勳
具載鼎彝之刻言々餘烈尚存帶砺之盟仰昆
季之橫翔見門庭之益振竹樓赤壁增大江飛
勢之雄雋李嘉禾偉近輔恩威之洽剔蠹原而
俱盡掃狡冗而一空齊民欣冬日之溫老吏凜
春冰之為矧是外臺之重遠當虛席之初肆求
能臣乃擢賢守惜一州之斂惠俾列郡以覩風
問津清禁之途接武昨朝之列致身自奮行与

嚴徐之廢活固有謀小試管蕭之亞不勞鞭計
坐致鈔流便登簪橐之恥俯慰縉紳之望公日
能無取學術尤踈涉筆刑章碩安知于八律與
名史牒曾弗措于一辭唯親年之益高念色養
之多闕偶逢新制求倅徧州象寫雙鳧碩何知
于多少懸疣附贅遠有愧于駢枝莫知闕決之
宜幸屬按臨之下願廣萬間之大庇俾需九里
之餘波展驥何堪徒以負丞而吳歎登龍正阻
尚須假事以有日

回王主管啓錄

東閣同趨曾蒙傾蓋南州半刺首辱飛緘唐高
隱以非遙荷謙光之過厚恭惟公官神鋒秀整
筆力縱橫克紹家聲善寶甘棠之芴親傳世子
盡讀牙籤之方盍上享途以據雅志依芙蓉于
遠徹俄賦歸來奉香火于仙都姑為自適正恐
精金之價定不容美玉之價藏公佐郡無堪登
門自喜屬暑行乏疲甚媿瑤報之闕然

回寧海揚知縣啓烈

融粟周行力因補外贅員別乘恩許便親喜同
事之相依荷昭布之先辱伏惟公官詞場前輩

聖世名流樓枳海邦籍甚一時之望采芹泮水
盍從三館之遊尚為墨綬之淹小駐青雲之武
循良所在登用可期惟慕用之已深喜瞻承之
伊迺縱橫老笔歎才氣之增雄躔蹕征塵媿報
章之弗稱

回石司戶啓 宗昭

聞公子之名踰于十載識荊州之願始自去秋
既服持衡之公更蒙傾蓋之好茲來佐郡深喜
為僚素知三語之無同未省千人之小異何昭
緘之先辱審泐徵之時歸喜不自勝言何能盡

伏惟公官學期千古用適于今高挹儒科振家
聲于奕世首為戶掾贊郡政者累年豈容州縣
之勞會登臺閣之選君既不為駢儷之諛語我
亦欲言去就之私心自惟無堪願將焉用三尺
所出四年其間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詎敢論古
人之懿往而不返入而不出要皆非吾道之中
惟親年之益高愧色眷之有關每切望雲之念
懼年愛日之誠幸不考之再書授新制而三請
置之負外虞以治中豈求半刺之優正恐負丞
之請玉川之異自異或恐未然蒙莊之才不才

未知攸處既逢直諫之友良佩切磋之規賀下
之先請益為便凡此地當知之事与平生有用
之言不鄙其愚願悉以教

回添差錢節推啓慶祖

處以治中自慙無用置之負外所向遙同喜傾
蓋之非遙荷貽緘之先辱伏惟公官家声赫奕
性地純明早聯紳笏之華未快雲霄之武六月
而息故為擊水之遊三年不鳴必有驚人之奔
暫煩婉肅來佐賢侯不務桑梓之邦徑入芙蓉
之幕會閑交薦別遂超遷茲叨佐州甫及視子

一笑莫逆俱為駢拇之流同官為僚尚特斷金
之義

回寧海方知縣啓

附驥同登恍如昨夢飛鳥來下忽聽先声方慙
佐郡之無堪深喜為僚之有託伏惟公官性資
通敏問學遠深屬辭甚工屢得文場之雋從政
何有寢蜚仕路之英既通籍于金闈聊假途于
玉綬惟茲海縣在回明天台之間久矣邑人有
卓茂魯恭之望矧叨束契尤切寸心辱華翰以
過優愧短章之匪報

賀明州范參政啓

成大

恭審謂起柄臣權分割閭九重前席方深共政
之圖千里褰帷暫屈于蕃之寄山川頓改號令
昂新九屬按臨舉增抃舞恭惟公官儒林師表
聖代宗工英主有為出際五百季之運嘉謨允
合遂超兀萬里之程羽儀天朝金玉王度演綸
秘掖追還盤詰之風抗節殊鄰平齟我夷之氣
威名日著宸眷深隆謀元帥于西南懽皇灵于
徽塞令日八桂世稱伏波銅柱之規畢浸兩川
人服武俱羽扇之畧進恭奏格光輔太平遽辭

舟陞之風雲高蹈石湖之林壑奉身而退與世
相忘屬名藩美印之初喜元老賜環之速首頌
帝綽併護瀛壖姑為試馮翊之了無薄淮陽
之志仰体 皇上憂顧之重俯矜民主凋瘵之
餘叱馭徑日不待東方之千騎望塵雅拜欣逢
刺史之二天傳填抚之先声極抚摩之至意吏
民相賀知有所依旬月之百坐以无事輕裘後
矣澄瀚海之驚瀾健筆流傳播雜林之佳句尽
消愁欢條變福吟涼課最之易耳恐公歸之难
緩台星西：重規齊色之祥泰山巖：式副其

瞻之望之夙叨鈔治久去門墻贅自于茲阻奉
維桑之敬賜履之下實云擊柝之了尚為假事
之謀少遂趨風之願敢憑慶牘敷叙勤誠庶
請深董佺和暢祈為冕旒之眷益精茵七之調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啓

四明樓

鑰大防

謝除宗正寺主簿啓

容臺列屬方駕出命之後天宗寺勾稽更許司
嫌而易地事應如嚮人以為神倍頃致曲之私
益戴不貲之賜伏念公頃持孤迹入玷用行叨
金科筆削之司三歲于此與寶牒討論之木貳
職最優念親年之益高思色養之多闕偶逢新
制幸遂贅自天台四明喜家山之在望治中別

駕奉菽水之餘歡甫更二考之書復捧三州之
檄尚逃吏責來赴朝參登光範之門始尋故步
索長安之米甘作畸人素蒙一顧之隆重辱千
金之諾屏身逆旅妄意洪鈞不圖信宿之間忽
被生成之屋方群才之競進或參月之曲留是
何庸愚首勞記軫俾居制作之地得以周旋其
間雖公府無私律之可疑而人子有至情之當
隱范蔚宗謂郭泰為大司馬遷以趙談為同彼
雖千載不刊之書亦有一時隨宜之例矧從兄
正有近比而律經端為此文非敢為循牆之恭

姑以避入門之間荐勸敷奏許以徇私再窺天
派之慶源恍若華胥之昨夢輕舟浮海方虞風
引于三山零雨自天終賴雲興于四嶽茲蓋伏
遇公官聖時間氣王佐貴才進這百官而坐廟
朝悉從公論總領衆職而稱上意專幹化權矜
鴈塔之舊題惜龍門之下客遂由遠外徑被甄
收公敢不仰首厚恩服膺高祖况獲居典領之
下尤得附聲光之餘播磐石之宗益加修纂國
園士之報誓竭疲驚

通温州友代沈啓事啓樞

崇三首知
温州任內

偃藩滄海真有古方伯之風易鎮溫陵庸亦東
諸侯之勸乃容賤子獲繼後塵敢言一月之間
再辱五雲之既揭譙甚矣揣分悚然恭惟公官
學貫几流氣高八表天分已超于凡品心傳自
得于遺經嚅道真泳聖涯仙師友淵源之遠穿
天心出月脇仰文章黼黻之工首振臺綱早膺
睿獎游居宰掾遂陟禁途儲察推臺皓之賢朝
望出漢庭之右身從壯歲已著外庸使節即垣
凜威名之統在閩山江國懷惠愛以如斯獨瀛
孺未識于旌旄故上意特分于符竹教條所及

掃狡冗以一室政務日清剔蠹原而欲盡暮年
而變百堵皆具精力如黃穎川而事不煩方略
如薛馮翊而用自省撫摩多暇賦詠流傳綉口
錦心在者接王揚之舊風樓月現從今齊沈謝
之名忽傳舜詔之頒更與泉麾之重佇子歸奏
別祥褒遷刺史之為三公盛存故事人之主論
一相用佐中興伏念公晚出無堪宜以自信當
血氣盛疆之際不能大所居之官矧父兄憂患
之餘豈後有敢為之志茲叨郡記遽迫戎期雖
懷為養之私未識牧民之休仰惟耆德嘗拜下

風庭內芝蘭已見朱轄之賢守門前桃李居多
黃閣之名臣望重儒先年為父以退慚孤遠敢
謂交承贍之在前知堅高之可慕矚若平後豈
奔逸之能追尚須終敬之初躬情告新之益暑
風清潤燕寢邃深願精茵鼎之調仰副冕旒之
眷

回瑞安吳知縣啓

朱轄就道未知郡太守之宜墨綬臨民正須邑
大夫之助同寅為幸良覲飛遙伏惟公官壁水
勝流桂林秀士締章給句蚤騰場屋之名錯節

盤根尤藹簪紳之譽尚淹濶步俯就徒勞已報
政于羅川更字入于安固一同何幸獲依明府
之仁三異有聞行應清朝之選公練愚自信憂
患何聊忽為隻旌五馬之引欲訪孤岫中川之
舊人情物態離曰素諧吏事邦條正資協濟曾
未馳于尺牘乃先辱于兩緘欣荷良深敷宣罔
既

回沈主簿啓 吳傑

別十五年願復為李君之御官二千石又獲在
鄭公之鄉入境云初飛緘未暇不圖前葦先辱

英詞伏惟公官厚德鎮淳高風立儒發勤季殖
視富貴若易然晚悟性空置功名于度外矣益
增之下客為羲皇之上人以濟南伏生之年抱
西河子夏之疾隱居求志之士吾見其人焉毫
期稱道之賢益僅有存者可見鶴書之聘仍加
鳩杖之扶乞三考之格言為千載之盛事以頃
因客授獲其英游茲叨銅竹之分方厚金蘭之
好技蓋一本惟忠告之是求束帛十端懼寡閱
之昭謂敢笑及借也而相師冕便當終味下以
拜德公

田楊秘監啓

公猥自佐庠謬參外府兼史牒討論之職皆英
躔吹借之私垂問甚勤為謙良渥再念一登末
第曾因公諱而退飛三入容臺率以祖名而引
避雖曰周人事神之義亦惟窮鬼轉喉之妖敢
因修謝之餘併發自公之 唐依益切感叙矣
彈

田王原文主簿啓

頃傳新作慙妄正于雌黃茲若勞謙喜再來于
天素至期遠到學有雋功曾日月之幾何覺詞

章之頓進伏惟公官才由天與業本家傳孔鯉
過庭素佩學詩之訓相如入室肯希用賦之圖
既決世科復登宦路移平昔窮經之力為一時
應用之文今日侍親既供子職他時遇言可代
王言尚云老馬之智專不鄙雕虫之技小謂白
圭之玷固曰可磨而清濟若毫豈如無有不量
衰朽輒指纖瑕非惟欲補于聰明抑亦願加于
砥礪今則下語俱當屬熟更工用念舊編如出
兩手雖未至飄飄零雲之氣然已有咄咄逼人
之風盱衡以規刮目相視要知駢儷之有体不

必怪奇以為高既不當窘于邊幅之間又不可
施之廊廟而駭文從字順意足氣全苟進學之
未央諒蜚英之有助君如斷輪者須得手而應
心此若持衡然俱俯首而至地果或亮我尚惟
勉旃

田李希岳先輩啓

澤底名家素脞紛社雲間後譽未覲芝眉辱華
翰之先臨喜高詞之報見伏惟公人天資近道
學力過人滿口錦心期赴功名之會金昆玉季
已蜚揚屋之聲豈大才之未逢何卜敵以犹怯

然焚舟而進者有決勝之志乎劍而盟者乃敗
北之餘試看今日著朱騎馬之流多是前奔點
額暴腮之輩會見出一隻手竟當取第二等欲
大振于家風惟並修于賢業自慙朽拙莫助掀
騰輒馳緘以附鴈足之還方洗眼以俟龍頭之
選

回張子必教授啓

謝作辨虛跋

虛以擬元仰儒先之迷作言不盡意異季者之
發揮惟後世之子雲有本朝之君矣探願索隱
著尺立言頃尚多于闕文旋獲逢于全帙益丁

年得之張御史之手謂蜀本出于范太史之家
且言令慈未之時親曾觀德深之說既逾三紀
始遇一編專窮象數之微備見淵源之蘊輒伸
末議具載舊聞初發未有演義之篇故尤欽于絕
識及今見發微之論乃盡掩于前功念其生不
得用于時賴有此可少見于世况家傳之甚的
實鄉義之所推掠而有之忍亦甚矣不勝憤懣
併為辨明豈惟慰九原之英抑亦表一介之善
伏惟公官義尊從祖力取世科知與季之有來
發幽光之不泯懷問一得三之喜極駢回儻云

之工荷意甚勤非吾敢望藏于屋壁何殊孔氏
之還報以瓊瑤徒媿衛人之厚

田上虞社君昆仲啓

伯氏決科出世真成一佛華宗積慶克家又
見于二雅琴劍踵門文書銜袖大篇見憐才之
切長箋之知種學之深陳義甚高揚謚似過有如
衰悴自揆庸疎論道德則虛負于初心言文章
則難追于古作徒勤盛意祇益厚顏尚冀融明
均垂孚照

田陳勝私先筆啓

謁次通名初喜見秀公之喬世家論契乃知為
侍講之門握乎定交傾蓋莫通伏惟公人父書
素讀天分更高盤萬卷于雲夢胸中巢四于于
康廬山上及見開元之故老尚開正始之遺音
古事今事罔天不知儒家道家應皆如響稍窺
新作歎溫厚爾雅之丈側聽高談真直諒多聞
之友言誠可用學有自來蚤負俊聲盡是崑山
之片玉脫甘肥邀竟成滄海之遺珠退念少時
熟聆慈訓遭虜兵之肆燬寓家舍以偷步荷先
正之相求闡教探而共衷窮百家之奧旨信一

代之偉人王紀以還上來過于仲舅交臂而失
恨不拜于下風豈謂暮年得遂賢嗣自幸無涯
之樂且閔未見之書游邊忽作于宵征訪別更
厯于夜辱于生能几再見未期相送仙舟第有
加餐之祝會從縑籍或現破賊之童

回翟司戶啓 大正

服忠惠之英名固已踰于回紀閔孫曾之競爽
曾未識于一人喜戶椽之鼎來旣衰縱而自幸
伏惟公官家傳未遠天分更高亦讀五車多是
手籤之舊仕因三語密卷蓬幕之游諒无暖席

之温即有父章之薦社門老矣承聞欣然倒屣
相迎及見故家之人物掉屣晤語尚傳前輩之
風流

回劉監場啓

客授仙鄉夙可俊譽屏居海嶠喜聽先声知望
履之匪遙荷飛緘之下及伏惟公官性資純厚
問學邃深毓秀蕭臺真得江山之助策名楓陛
榮登將相之科宜徑為結綬之日乃俯就熬波
之職時則可矣君其并乎退念衰蹤再詹英峙
回思三紀知故舊之几何來共一樽庶笑談之

莫逆

回奉化趙縣尉啓

居閑已久喜逢梅隱之來授分素深知是雲齋
之子貽緘先辱修報何遲伏惟公官挺秀天支
傳芳祖烈翩以佳公子稟資固自不凡顯于世
豪英游宦已知自立暫宣威于綵捧會接踵于
青檀舊識二難又迎一尉輕典徑造豈惟桑梓
之必恭先壘相望正尔松楸之有託

回曾簽判謝復官啓

賢者受誣与情久鬱至思幸復公論終明方深

贊喜之私乃勤言凉之寵伏惟公官世專清白
政本廉平蚤通籍于金闈旋字民於花縣方政
奪之旁達俄駁言之上聞乃以乾饑之愆重為
白圭之玷叫閭徒曰欲復鴈門之跨授廳莫伸
屢索長安之米忽聞昭雪尽釋猜嫌首異故官
遂登上幕自此升矣已知復玷缺之難惟公有
之川遂赴功名之會比傳卸報尋辱郵音荷雅
春之未忘媿燕詞之不敏容之多福固匪吾人
之當言皓易汗願全君子之終吉

回賀致仕啓

頃自投閑已作終焉之計迨茲告老亦惟任者
之宜况平生不敢為高至今日自應知止過蒙
褒拂深荷謙勤及神虎挂冠之季幸酬素志若
龍馬負圖之直實出誤恩方此控辭未遑叙謝
敢輪微悃以報先施

回西安高寺丞啓 文喜

旬得謝方拜君息千里貽緘仰欽支誼誦高
詞而增歎拊陋迹以何堪公仕本為貧才非遠
用數奇命薄何望寇宋年除歲遷寢踰涯分積
有妨賢之媿遂叨宰郡之行自頃投閒已作終

細書東觀更用先朝之官忽蒙駢儷之工尤見
淵源之自惟我宋文体之盛掃晚唐風格之餘
揚劉始以藻麗擅名歐蘇惟以才氣獨步後來
爭奮分派寢差凡詞采之有閑或雕鏤之未免
不圖脫景獲見勝流洗末習而一空視前良而
無媿何有報酬之稱第知減壽之榮

回真正字啓

給札北門首閱治安之策細書東觀先勤駢儷
之文退視歎然勞謙過矣伏惟公官乘珠照夜
衡玉懸秋字量弘深吞雲夢者八九曾襟宏放

貯文字之五千連中異科徑登左李茲更化久
云始以急賢為最先落筆萬言無非當世之務
奏名九陛遂結明王之知擢處道山尚迂後執
雖百家之富未及于盛際而四部所蕃孰比于
秘藏嗟朽蠹之日侵六拔離之几廢儻絕意軒
冕之進能垂精竹素之可為其心思磨以歲月
豈惟辨正于訛舛抑以多益于見閱遠業梁昌
貴名增重此時毋府共推為行秘書他日玉堂
信可謂真季士有如袁朽喜見豪英頃閱禮闈
之言頗以里俗為念知所存之甚大致相与之

尤深強飾蕪詞以酬雅眷文不足採意或可通

回趙昌甫監獄啓

書舒鳧飛喜見章泉之姓氏亭名魚計可現小
字之賦篇驚二室之俱來顧千金其何美伏惟
公官季耽八素識同九流雖離鄭圃之居孰是
趙家之王舊傳文獻不知幾世淵源時出詞章
自然一種風氣流傳寢廣慕用良深恨無半面
之恩忽枉五雲之旣惟上饒夙名于佳郡而南
渡尤多于寓公東萊文清之重名典刑斯在南
閭稼軒之妙語酬唱相送接締繪之玉揚為衣

冠之業許到霜降水落之後擅日光玉潔之稱
不圖加念于陳人使得遠沾于賸馥以倦游既
久得謝重來懋兵政之無堪歎妨賢之已甚屢
嘗求去猶若雷行陽果其未光首肅大折之
謁景翳之以將入尚通殘客之來當血氣之既
衰以筋力而為礼心存北闕欲報未能日薄西
山不歸何待况茲踰七望八之際安有駢僂
六之工猥以蕪詞妄希雅好曾不介意无以為
頽

回張伯修結交啓 汝砾

貴賤雖殊無不須友以成者交遊當謹必先擇
善而從之愧我非才誤君永契惟朋友實為士
之急務故古今以備人之大倫不取乎挾有勳
挾貴挾賢每求夫友多聞友直友諒是以合志
則一面傾蓋如故或至與思則千里舍駕而行
道義所存器重如此古人混去不返俗子綸
紛何足云倚貴勢以為山視貧交而如土平時
相遇雖款誠為盡小物所動則仇隙頓成經一
死生因以知情者多以臨于利害賣而取寵者
有之豈能無愧伐木之許固已不勝谷風之刺

悵聖賢不可跋而及願風流孰能坐而還舍君
其誰當今何遜伏惟公官勅宰為理窟慷慨真
人英器大難容反為下士所笑才高無用直以
巨儒自期思得同志而與之階遊故凡庸才且
不足為伍肯許陳餘之刎頸未逢范氏之殺鷄
遇無益之交朋過輒忘其姓字時唯公琰威重
有守德典祖希情好日隆同心之言臭如紫樂
則生矣君子之交淡若水久而敬之惟情不可
間而踈故人皆欲得而友退量陋質敢廁英游
初期蓬社中不許謝生居其列豈意竹林下乃

容向秀預其流吳以雄文深為縉履咳唾已成
珠玉宝擲地當作金石声实昭盛德之過讓益
使小人之不称公臣：何敢斷：無他誰相詎
一望之遙恨未諧半面之雅講閱高渥日夕矣
豈若吾身親身哉將抱季任之幣而願交于下
風乃尽嘉賓之心而獎成于後進公敢不竭愚
者衆慮之得禪上性就孝之明終身无变于矣
凉一節不渝于風雨全自全異自異吾懶為玉
川子吟我用我鄉用鄉君毋作度中郎語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四明樓

鑰大防

代賀魏王判明州啓

學士首代先公二部

恭審顯冊中領价藩易鎮任隆分陝久推大國
之王宗茂強周咸仰吾君之子傳聞回速驩喜
一詞恭惟公官度席瓊源輝分寶緒天球不琢
中金温粹之資金鑑洞開外廣精明之照為集
深知于敢樂退朝有若干無憑節旄兼兩鎮之
雄劍佩願諸侯之貴啓封安化旋賜履于大名

出殿宛陵復分麾于東南靜練方磨于佳句昔
襦已沸于歡謠遵海而南振元戎之號令自紅
而左分 皇上之頌慶先帝所臨疲俗奇慶未
聽教條之施設已竭閭里之款愁不知官高俾
聳藩維而增華弗遺顏咫尺求休閑于無窮公
連蹇孤生衰頽末路為即粉省屢陳過輦之忠
假守蓮城尋竊乘輅之遣偶緣瓜李之避苟安
桑梓之居方茲需制暮之期敢意忝戚藩之屬
二天在望分目此日之杜門廣廈俱驩尚幾它
時之曳履

代賀史丞相啓 浩

恭審顯膺帝制際正台衡總宥密之大權兼文
武之重寄華夷震疊朝廷尊嚴恭惟公官有玉
佐之才負宰相器開天闢地際千載之亨嘉旋乾
轉坤贊一人之号令聲動四海禮絕百僚豈惟
偃起徒步以毛公侯所謂優游都城以取卿相
自星即在前已依前位之星及月寺為卿又廷
重輪之月惟舊學甘盤而帝心久已簡在故爰
立傳說而自論猶以為遲進既攀於龍鱗歸得
承于鶴髮老萊子以綵衣為戲豈若衰衣之榮

太夫人乘輕軒而遊寧及魚軒之貴增二府之
門地破四明之天荒由古以來於斯為盛然而
位望益重身名俱榮上有相須致太平之心又
有高拱操成功之意京洛願王化之後縉紳夔
公道之行三軍五兵之間既至于廟堂一日為
幾之務又賴於帷幄蓋春秋責賢為甚備於丞
相得君為最深當此秉鈞之時宜適投機之會
繼伊周之事業用堯舜其君民自然極中原故
境之人追尚文中書之考其老於州縣辱在泥
途惟能守分以固窮尤拙乘時而射利劉尹知

已雖自知而弗如荀令進人將不進而無已仰
啣恩施親見盛時聽白麻於九重深喜綴鴈行
之後磨蒼崖之千丈會當觀鴻烈之成

代賀葉丞相啓

顯

恭審渙號大廷晉班左揆外領幾庭之重兼提
史筆之嚴宗廟晏安華夷震疊竊以宣王與周
道允資元老之壯猶盤庚告帝民必任舊人而
共政蓋功名滿人視聽故用舍為國安危况寢
兵措刑方極帝王之盛將擢士為宰以為將相
之儲矧惟宗工嘗參揆路遠姬公於王室何以

使四方之迂衡置裴度于巖廊自足使兩河之
聰俞亟登上宰庸副具瞻恭惟公官正色立朝
精忠許國自任天下之重深結人主之知持論
弗阿笑首鼠兩端之陋居官不苟掃校兔三穴
之姦士夫敬之如神朝野倚以為重擢從禁路
處以政塗獨特文武之權實行宰相之事至張
公道具起治功夫何謫箭之深至徹疑旒之側
方當名實之總覈昔容邪正之渾殺初未辨是
非几類市中之虎及大明照陟卒麾瓜上之蠅
亟領賜環人对前席暫登樞府之寄式寵衮衣

之婦金甌久覆于姓名王鉉正須于調燮召詞
臣于紫禁都人知拜相之榮宣大廷之白麻公
議賀得賢之盛九州四海萬口一詞上方注意
于太平公亦同心而輔政臣作股肱耳目拜有
虞戒禹之辭爾為翹藥監梅膺高宗俞悅之訓
當聖賢相逢之會信社稷無疆之休益展經綸
以臻康乂公依仁最久荷德最深一閔成命之
頌百倍輿情之喜克葵燕麥固匪春風之上游
馬渤牛溲願為藥寵之餘物

代賀將丞相啓

敬趨宸陛俯聽剝麻恭審爰立巨賢進居端揆
朝廷肅靜泉社泰和竊以人王必觀其所用
之才宰相必視其所養之氣惟身中之素有不
可及則天下之事皆不足為蓋嘗論古之人求
氣之既雖霍光之不季與周勃之少文惟其器
質之渾全致此功名之翕赫使廣之以絕人之
識加之以濟世之才則其視三代之臣可無愧
千載之上夕閱是語今見斯人恭惟公官為周
元臣受天異稟德行冠四科之首真成穎閔之
流文章夙三變之餘迥出上揚之右家聲甲于

江左譽望高乎斗南議論依可公澄之不清撓
之不濁進退有餘裕來非可招去非可麾蚤結
春知適儀華要凡一時清切之選以數歲周旋
其百矯蛟龍雖已得于雲雨喬松相魯不
改于歲定極論思獻納之二見輔贊彌縫之妙
果膺大用以副具瞻當至君居九五正位之尊
以太平惟二三大臣之貴然而治体未定國勢
未振雖甲兵之間亦致于廟堂而怨歎之聲尚
多于田里當塗之士蓋曰敬之而不能命世之
才德恨求之而不得比遠宰司之虛席獨因遊

曠以天辭姚崇之說明皇是陳十事千秋之寤
孝武端為一言凜然有王佐之風車爾當天子
之意九重動色豈欲當饋以歎蕭曹四海得人
大似選衆而奔臯尹志存經濟身佩安危必欲
士大息奔競之風上下無苟且之意富國強兵
于歲月之頃移風易俗于禮樂之中迂緼之期
拭目以俟公一介何取半生无耳竊即宿之虛
名將遠及瓜之代仰台星之騰曜矣深賀履之
誠度幾公磨之巖其在生成之列

代賀浙東安撫蔣丞相 啓

恭審詔出中宸將復鈞衡之舊權分巨屏姑煩
袞綉之行郵語回馳歡聲一律恭惟公官氣全
剛大學造精微倡諸儒以六經之文允謂天民
之先覺舉明主于三代之盛亶為聖世之宗臣
于岳紳稽筭之間頁旋乾轉坤之任維持國是
振舉朝經治已響于廷衡悲遽纏于陟屺上方
待公以共政士以奪服而為榮雖眷寵之優隆
念祈陳之哀到五使銜到詔莫回終割之誠三年
執喪必待變哀而起惟開元之際共高於張說
而嘉祐之時獨見于韓公三人相望千載同仰

甫及祥琴之御亟分師闡之雄冷然御風姑少
留于蓬島舉而見日曾不遠于長安福及京師
心在王室高牙大纛往分東顧之憂黃閣白麻
行正在虛之位以退慙頑鑪素出陶鑄迨茲一
障之乘又託十蓮之屬治大府面受約束恨無
鳧鳴之飛如厦屋之為忻幪自喜燕巢之穩

代賀范舍人啓

伏審宸庭疏寵詞掖升華恭惟驩慶竊惟中禁
之班莫重西垣之選弥綸世務論思居諫淨之
先榮辱一言懲勸出賞刑之表動閔國休榮冠

朝行名儒既登善類相賀恭惟以官學耽八索
才似六經分東方諸侯之符俄促歸于風闕秉
南宮舍人之筆遂進立于螭坳比求膚使之行
無出明公之右戎首相顧不知李揆之冒來士
論私憂或言韓愈之可惜抗穹廬而不撓全故
璧以復歸茅里威名震駭犬羊之聚平生忠信
通行蠻貊之邦天顏為并國勢增重徑上紫微
之直快吟紅藥之階雖儒者最以堂制詰為榮
而人言猶有典屬國之嘆眷知方渥進用水夾
變巧俗而至典模正賴文章之潤色游都城而

取知相會據經濟之規模公託契頗深受知尤
厚靜守賢侯之範喜弄內史之除大厦穹崇竊
自同于燕雀飛黃騰踏願少顧于蟾蜍

代通婺州正給事啓

激水開藩誤蒙知己瑣闥批勅屢幸趨風迨承
山郡之流復竊寶鄰之荒寅緣有自欣抃寶深
恭惟公官道學淵源文章典麗家藏鄭公甘棠
之笏架棟鄴侯牙籤之書掣碧海之鯨魚笑翡翠
翠蘭茗之戲蓮天地之鵬翼隘鸞鳩榆枋之飛
蚤登瀛州徑路禁路肩險夷之一節際享嘉于

丁齡忠君子文任無喜已無愠情如徐邀昔非
介今非道錄舊學之多閱冠近班之異涯藥階
苔砌方欣星掖之重游鱸膾尊羹又歎風舟之
引去殼前半夜之席暫分千里之塵陳義甚高
急流勇退清風八詠岳牧姑用于詞人泰階大
符廊廟正賢于王佐公被恩有素圖報未遑偶
緣成成之先期已造運城而視蒙小侯方事于
夫周短札爰具于遙懷魯之擊柝問于郤敢謂
相依于唇齒楚之餘波及于晉尚期曲賜于憐
幪燕寢優閑暑風清潤願精調于筒鼎佇八東

于鈞衡

代謝戶部侍郎奉陞陟啓

下走無能謬忝花城之貳當塗過聽談形衮字
之褒一經品而便佳三下拜而受命寵踰望未
愧滋情涯竊以選舉之公今昔攸重迺覩所為
主人固不易知惟一心湛然妙絕水壺之清徹
雖方物紛毛難逃風鑒之毫釐見誠過于百閤
辟或由于三語使不言則子幾失矣現其眸則
人焉度哉未有漸然于禍人之中舉之予千里
之外自非後者曷稱褒揚如公者街與世疎能

如命薄生而多難天與數奇斗筭之才亦何足
美儻石之祿祇益可憐半生從事于下僚再轉
為丞于百里躬親丹墨日困蕪糠蔑有賦松而
自娛以矣及瓜而受代著身俾况絕望品題敢
期一帝之春風忽到窮山之空谷退不知據得
之若驚茲蓋伏遇公官高識絕人大量容物備
衣金節屢宣江上之風月寺星曹更近長安之
日進用民部簡在帝心深欲以人而事君尤喜
屈身而薦士伯樂回顧自宜十倍之增匠石揮
斤猥反百圍之散洞鮒已蒙于升斗群蚊難負

于立山公敢不益守官箴深緘薦墨小人懷惠
箴在寸心國士報恩見之它日

代賀林左史啓札

恭審拜命申宸書言左陞故國非謂奮末賴有
世臣我家再得青氈是為舊物望高位著喜動
縉紳恭惟公宦德度粹爽道源淵奧掃千軍于
筆陣敵當我哉快独步于詞林無出右者結綬
丹墀之上橫經來却之深重暉重輪早依光于
日月從龍從虎終感會于風雲起分千里之憂
已著九重之春爰膺嚴召入覲清光高宗季甘

盤尚記宅河之舊孝文見賈誼果膺前席之褒
欲親咫尺之威顏仍典起居之記注珥螭坳之
筆豈惟富貴之逼人秉鳳閣之鈞會見功名之
報國公披雲未遂仰斗徒勸層分山郡之銅符
限奉侯門之珠履闕置却之傳命慶朝廷之得
人夏屋渠一方記幘幪之茫蔭夢魂相恨無
羽翼之飛翻

代賀汪舍人啓

恭審光膺宸綍造祥詞垣縉紳欽稽古之榮制
詰見代言之体正人登用善類依歸恭惟公官

識際天人道隆今昔淵源與學倡諸儒以六經
之文挺持高風立懦夫于百世之下秉赤心而
自許箴丹辰以結知堂：堅許國之忠蹇：有
愛君之節密居曠陘非堯舜之道不敢陳進批
龍鱗雖育育之勇不能逼伏蒲論事君重日邊
埋輪擊姦風生江水亟被賜環之寵載歸珥筆
之聯承親擢于中宸涉清班于西掖塔翻紅紫
謝公徒詫于風流日對紫薇白傳漫矜于清貴
茲惟盛德高親古人首正官聯用明日剖人异
公道以塞倖門聖君深納其忠嘉多士想可于

風采究觀今日謀謨之懿可見異時經濟之功
號令一新周已追蹤于姚妙規撫素定便將接
武于臯夔以假守何堪依仁有幸大厦成而燕
雀賀知無風雨之虞灵丹化而鷄犬升便有雲
霄之望

代謝除提奉福建市舶啓

分侯麾于古始始終蒙全護之私總寄船于溫
陵委曲荷生成之賜竊以番禺置使傳自有唐
閩嶠危司起于元祐金山珠海磊砢手萬室之
歲輦書航琛奔走乎百蠻之廣樓舡奉颿而過

肆賈胡交舶以候風豈惟貿易而求質劑之平
抑將綏懷而敦声教之被是為遴選必藉通才
如公者少也多艰壯而漫仕馳驅四紀備嘗州
縣之勞黽勉一心尤謹簡書之畏抱虛卽者濫
吹朝紳念尸祿之無功以治民而自詭試以一
郡逮于二邑布宣詔書不知萬里君門之遠施
一義役度歲三代井田之遺幸年穀之順成致
閭閻之安靜益勤抚字以免讒何軍尚書之履
声理應退聽掃舍人之門外自恨無階敢謂大
鈞弗遺下体未作乞憐之態已叨拜命之榮仕

而為貧瓜戍既欣于非久思不出位樗材或得
以苟容自為之謀豈過于此茲蓋恭遇謀官清
朝碩賴名世真儒雷厲風飛君臣相遇于千載
夫開地闢日月可翼于中與願在上引類自其
本心而為官擇人尤為急務至如下走雖曰無
以逾人察其平生必知老而戒得伴司互市寔
出殊私以散不俯激懦衷愈全晚境慕隱之
節飲貪泉不易其心効孔机之清罷貨燕無名
之費儻逃瘰臙以報使令

代通交代李知丞啓

對松而哦自笑聾丞之老及瓜而代又迎貳令
之賢願今日之交承真一時之會遇心未降于
既見齒已幸于相依恭惟公官性稟中和家傳
清白一行作吏功名小試于著鞭三載涉明才
術已閱于游又宣勤勞于蓮幕通姓字于金閨
方嘉運之鼎來宜享衢之濶步仕擇人而人不
擇仕姑為金瀨之游丞肩予而予不負丞庶起
藍田之歎學美崔生之博清推景清之真去則
行遲誰非戀父母之國閱何來暮其如與民吏
之謠預想登仙茲為假道涉筆惟謹居然視應

驚之行黔突未幾行矣遙駕鴻之列公半生從
宦再轉為丞徒甘州縣之勞反出薄尉之下笑
如操之無用愧若糠之在前雖舊尹之政必告
新然老者之智不如少材不足塞既久負于曠
瘼玷或可磨當益勞于繁錯

代通蘇通判啓

恭審疏恩王陞式政金陵居百里而頁丞仰二
天而托庇時方遇喜會倍倫夷恭惟公官學殖
深醇材猷敏邵哀如初湧共推大手之才山或
可移難變至誠之節名家最久治世益新明良

相會于半十閱當今之第一綸綍萬玉堂之
言鳥彞書鳳閣之勳惟別乘之多才信高門之
有子眷言建鄴令號陪京羅綺一城富大朝之
風物絃歌千里綿百世之衣冠山川分龍虎之
雄甲冑冠貔貅之勇憂寬西顧任重維藩尤資
賢治中以佐明大守疇茲異數屬我真賢已騰
來暮之謠更聽不空之頌始展驥足姑憑泥軌
之榮真有鳳毛之拾青種之舊公材如樗散性
若寒昏張象弓冶之餘終綴簪紳之列半生從
宦徒甘州縣之勞再轉為丞及出簿尉之下及

瓜將代幸違前愆抗葦欲歸深虞後患既托帡
幪之下諒寬鞭策之求雙鳥願飛恨乏仙鳧之
便戎幕知穩果無巢燕之危瞻霄莫之仗墻寓
腹心于尺牘方盛德之在木惟衛生之有經祈
為宗初精調苗已

代賀鄧運使啓

伏雷榮拜帝綸寵持使節恭惟驩慶竊以自江
而左最為財貨之源繇古以還夙號膏腴之地
菽粟有如于水火小川不啻于金湯十國為連
不承風于外府三軍分駐皆仰食于太倉矧轉

輸于千里之勞而儲蓄必九年之富欲責成于
列職必也使乎肆圖任于舊人無如公者疇茲
大任屬我真儒恭惟公官望重吏師行為世則
忠澄清而默斷用若驥以無留元非百里之才
多益辦小誠一同之地綽有餘雖儒者當
任于謀謨然利器必更于盤錯狗盜鼠竊曾何
置于齒牙蟻聚蜂屯固不勞于才刃姦鋒逆挫
薦牘交馳謂割雞焉用乎牛刀處別駕始展其
驥足銅章墨綬聊自樂于絃歌泥軼屏星哉平
分于風月任居刺史之半人仰治中之贊邦國

不空繫寶王祥之賴老弱徒借乃許寇恂之留
由萬家而治十萬家自千石而陞二千石吏民
乃服其教化草木亦知其威名即地按臨方剖
東州之竹拂衣歸去空餘南國之棠惟守正以
不阿乃既踣而復振伯道載采而之吳郡已為
良守于中吳次公受詔而歸潁川終云治行之
長者欲立賞以勸百辟豈私惠而庇一方賜爵
關內侯有昔三之盛典增秩部使者見今日之
殊恩邦人騰挽不留之歌江國吳來何暮之歎
星隨駿駟夙廢列城曾未布于教條已想闡于

畏愛木牛流馬非以居材金節綉衣于烏借重
諒未容於暖席日即膺于賜環公孱瑣無堪衰
遲有素半生從宦敢辭奔走之勞再轉為丞犹
惧曠瘵之謂久欲執鞭而從轡未遑持帚以掃
門念小吏之入疆際鉅賢之持斧駕駕策蹇詐
敢自安舍垢匿瑕不無所賴雙鳥無據曾莫効
于鳥超大厦既成徒自深于燕賀

代賀徐提刑正旦啓

行夏之時爰重建宙之統采周之舊式謹次王
之書惟道与時而偕小宜福如川之方也恭惟

公官奕邦哲匠名世大才荷宸辰之眷知假使
臺之威重明刑以弼教懋哉期于無刑聽訟吾
猶人必也使之無訟比暮年而報政典千用以
為春茂对三躬倍膺百順公職卑而冗道阻且
長賓履躡珠遙慕蓬庭之礼壽觴浮柏莫陪進
酒之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四明樓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啓別箋

代賀王樞密奉使回啓

以下五首化舅
元汪尚書大猷

友鄰國有道乎大而事小遣使臣以禮也遠而

有光自昔才难于今任重十九年誠著夷狄孰

謂世無蘇子卿數千里口代可汗必有人如鄭

元璠惟樂天者保天下故和戎而得戎心乘輅

之人術筭于道臨軒優遣固盛世之非常杖節

請以室大臣之未有揚旌亟去締兩朝魚水之

歡接浙言還奈千載風雲之念神人喜樂河海
晏安公磨至微驩快以忤恭惟少官有宰相器
真王佐材量括江湖不涸氣充天地至夫
至剛兒不勝衣心匪轉石言而造膝非堯舜之
道不敢陳議或犯顏雖膏育之勇不能過愈膺
眷汪復歷清華快吟紅藥之階久寓紫微之直
敏悟如廷碩時詔皆自為之文精壯若燕公
大述作類皆出其進貳樞府增重聖躬運籌
于帷幄之中推衝于樽俎之際上方安邊境于
無事時乃堅和盟于未定禮云云豈玉帛乎

北使乎々安國家可也謂虞臣之相遜彼或
一時命裴度以往釐正在今日確持志士之操
果為天子而行帝曰汝諧僉言惟允身輕一葉
佩白海之安危名重大山嶺萬里之風采分憂
北顧顯望東歸馬維駒馬維駟方聽皇華之送
駟集相離集祀已闕四牡之來生靈獲按堵之
右宗社有覆盂之固孤患凜々馳不測之深淵
万目睽々仰唯逢之威事歡傳土宇喜動天顏
去握漢旄固已虛上台之席歸調商鼎何待趣
舍人之裝以慰其瞻即膺爰立公寒卿冷族藝

苑散材雖知必享于箕裘未免徒勞於州縣寡
交于世知己惟公碩蒹葭之柔曾倚身于玉樹
笑蟾蜍之拙難追步于飛黃誰知霄壤之殊途
不替金縢之舊分比干寸祿進解崇墉方鼓
馳使者之車而戀之有故人之意將曲成其羽
翼乃特借以齒牙俾掃有門獲參儉慕受丘山
而有自効蛇雀以無階俯聽先聲莫首蜀郊之
弩輒尋故步重瞻夫子之墻敢泚筆于下風佇
宣麻于穀旦

代賀錢樞密啓

端禮
兼提奉德壽宮

恭審光奉宸綸進參樞筦天子待龍樓之膳仰
禪孝治之勤聖恩加書殿之名增重奉兵之寄
神人歡喜宗社晏安恭惟公官才為時生美由
世濟學究六經之蘊識穹庶物之原緝帙牙籤
棟架固踰于三萬漆書竹簡撐腸何止于五千
發華藻以為文出緒餘而歸吏果由治行自致
功名踐敬仕路之深密勿從班之夕屬遠夷之
弗靖眷邊境之多虞游遣侍臣往宣德意星輶
兩使盡清千里之烟塵羽扇一揮坐變三軍之
風采踰度机事明若著龜確守成模臣如金石

遠膺芝檢來對楓庭君必有尊蓋以天下奉也
時方多事要當馬上治之自非膺眷遇于兩宮
兼文武之上道安得被家令賜金之寵贊元樞
總戎之權父子無難言之嫌際公是賴廟堂錫
未形之惠捨我其誰久唯其人今得此選自閔
解命會曰當賢維李衛公之高寸素耻由于進
士而曹侍中之故事特先賜於儒科積此恩榮
可知注倚遣声未寂驕壘方高頃在金城固已
圖上于方畧今居西府自應剋勝于朝廷位高
則任隆名盛則望備盡平時欲之事當今日

可為之秋願思君臣遇合之難以濟國家恢復
之業公効官何補蒙媿素深側聞渙于之頌倍
劇輿情之喜免葵蕪麥固匪春風之上游馬渤
牛渡願為藥籠之餘物

代賀錢泰政兼知樞密院啓

恭審榮膺宸綵進貳政机兼持右府之权益壯
木朝之勢却晉一播輿論交孚恭惟公官德量
恢洪勳名赫奕傳龜襲紫帟嵩頭澤底之家幾
整昂霄擅日下雲間之卷早膺睿眷浸歷華途
游又不見于金牛利器豈拘于錯節外臺輔郡

著潘宣屏翰之功清列近班備獻納論思之益
頃以違庭之未靖嘗待使節以請行風清塞北
之奎塵名震淮南之草木折衝樽俎之上運籌
帷幄之中方鄧騭欲棄涼州微升卿几誤國事
惟營平周守明詔謂宣帝可為忠言披膽莫回
噬臍增悔以身殉主豈欲得先知之名轉敗為
功自難掩孤忠之節亟吳芝函之寵峻躋樞覽
之叔雖士氣之已振尚兵燹之未解力輝聖美
先遣軺車使狂虜遂墮于計中信真儒無敵于
天下尽掃犬羊之衆以除必腹之憂嘉謀无膠

枉之拘天意有轉圜之易垂細播笏坐致元功
曲突後薪終為上客宜進參于奏格俾益究于
究規士夫喜公道之行中外欣三化之復惟夷
險不踰于操守故始終尤被于龍光大臣慮四
方玉鉉方資于調燮人主論一相金甌將啓于
姓名公需祿無堪荷恩自舊側聽絲綸之播于
勝燕雀之私鄰哉鄰哉方慶明良之遇人乃人
耳願歸造化之餘

代回高參議啓

假守南州方遂奉祠之請拜恩中道忽叨謀帥

之行曾修問之未遑媿貽緘之先辱伏惟公官
精忠報王妙略濟時英、故國之耆儒表、清
朝之雅望一門父子喜富貴之鼎來万里功名
諒規撫之先定豈謂著鞭之晚尚淹八幕之留
蔚相扶炳相輝適有同寅之幸起而言酌而祝
尚資婉畫之餘

代回陳節推啓

擢首選于漢庭遂可雋言置外身于儉幕是曰
異恩曷遲吾、願快先觀伏惟公官東嘉勝士
西洛別傳視將相之科真拾地芥陳治安之策

若吐天葩願上游實為館駁之儲屈故事尚勞
州縣之職青雲器業其在斯人欽綠水風流頗
有此容否首勤高作來訪陳人駢驪何工褒嘉
過厚閑而成嬾既乖桑梓之恭言不能文又媿
瓊瑤之報

代謝直祕閣啓

以下四首代知
温州曹吏部建

假守偏州方媿承流之選陞華中祕遽蒙增秩
之褒揣已無堪歸恩有自伏念公稟資甚陋涉
世太疎十上忠歸莫售家傳之孝一行作吏但
遵父教之忠素甘薄宦之驅馳敢意清時之差

擇容臺議禮僅逃聚訟之嘲幾旬持刑土廣好
生之德進二唐朝之銓選与參漢代之章程忽
去國以難當祇杜門而自省偶屬東嘉之空之
俾分南面之顧憂被臨遣于丹陛之戾受要束
于黃扉之遽俯於羸俗惟恐其傷虛受瞽言其
應如響鄰封移粟來蘇待哺之民下戶蠲租尽
革剝膚之弊赤子既寬于無告青史遂亦于有
年皆全君施舍之恩繫上相燮調之賜苟逃曠
矣已劇僥逾乃論尺寸之勞誕布絲綸之寵重
念流離粗免凋瘵尚多儻守臣安受于誤恩則

可體遂同于佳郡雖循牆而力請曾反汗之無
可風阻三山尚覓去人之遠雲吳四嶽遂需零
雨之餘茲蓋伏遇公官道德宗工朝廷元老天
開地闢會千載之明良雷厉風飛冀中具于日
月深念專城之重務先良吏之求苟片善之有
聞无一夫之費備坐令公庶止玷褒嘉公敢不
益勵駑才深圖雀報仙凡曼隔無從讀石渠東
觀之書今昔何殊尚當奏渤海南陽之課

代賀虞丞相啓

允文

恭審宸章渙發肇更夾輔之名制冊隨頒爰正

左虛之廣仰現盛事高掩前可竊以阿衡左右
商王作相必兼于仲虺姬旦股肱周室為保亦
資于召公下及兩京以還寢際二代之典雖大
臣之委寄自若而歷時之位号不倫至用秦官
領事之稱以為唐室宁臺之長大圣君之有作
復官制以聿新非惟遠追孔子正名之言抑欲
遂行宣帝責實之政肆時上寧首屬宗工恭惟
公官千載真儒兩朝元老蘊仲舒佐王之季負
益斬命世之才竭忠力以事君肩一心于夷險
出緒餘而應事了万变于笑談戰親督于長江

氣已吞于醜虜威名日起官貴鼎來勤勞何止
于十年往迈勳踰于萬里凡四海危疑難辦之
事廷臣皆斂衽而莫嘗求一時剛果敢為之人
天子必虛懷而相屬手持威柄身佩安危王曰
魚目曰功碩特出而未已出為將入為相宜注
意之尤深臣主俱賢紀綱益振尊歸慈極贊九
重孝治之心位正儲闡建万国元良之本總衆
職以遂大有為之志講內治以成不可勝之資
當稽古建官之時選衆而舉膺奮庸熙載之任
舍我其誰兼提樞筦之權進極文階之品漢儀

復見一新昭代之觀瞻周室中興會見神州之
尅復公久蒙知遇猥被使令方欣黃谷之開荐
喜白麻之播用汝作舟楫仰知濟川獨任之專
以我為鑄錡遽有躍冶自言之意

代賀沈運使啓復

恭審天陛拜恩日畿授節木牛輓粟榮分使在
之叔龍馬負圖冠奎文之直列城筭勳公議
傾依恭惟公官造道深淳受材高劭漱六經之
芳潤搗章驚絕代之工究千古之具彙論事有
適時之用頃趨嚴召自結深之謂公等皆安在

耶信明主一見決矣即潛省戶坐騰列宿之輝
使行邊廷盡護長淮之境總師屯之勢竈供日
費之千金民不告勞士皆宿飽試之馮翊益知
治之之高任以關中要資餉饋之急豈惟見研
桑心計之妙且庸嚴吾從臣之求于焉假途
寧俟暖席公夙蒙知獎茲屬部封顧惟千里之
凋殘猶賴二天之庇覆輶車澄接冀舒雅詳于
前塵海嶠阻修莫廁賀裾之下刻

代賀李品運使啓正己

恭審先被宸命寵升使名九重益厚于眷知列

郡愈爨于風采恭惟公官高才絕俗與學傳家
納萬頃於雲夢曾破大觚于霹靂手鈞璜渭水
屹然尚父之功名聽履漢庭偉矣尚書之人物
踐馭中外備歷險夷堅壁淮堧力抗遊魂之虜
飛帛朔都坐現流地之錢比講鄰盟獨膺新擢
平生忠信往來蠻貊之卵萬里威名震駭犬羊
之聚方張疆而遠聘俄全壁以來歸首加部使
者之稱猶有典屬國之恨倚毗方重進用未央
佇登紫橐之華徑取青氈之舊公辱知有素贊
慶尤深久履之庇千閭夙荷將轅之賜洪河之

潤九里願承沾丐之餘

代謝知温州啓

以下二首代知温州
州王侍御伯序

承流蜀道初無保障之功更治瀛壖復得股肱
之郡俯慙僥倖仰戴生成伏念公少已無奇晚
尤多難十年不仕惟真祠香火之依一札俄頒
豈平生夢寐之及曾幾片言而悟主未知何自
以為即方評蘭省之文忽冒栢臺之選遇事輒
發初不顧于憎仇有知必言誓少酬于眷獎久
為怨府卒蹈危机但求闔戶以省愆敢意分符
而起慶叱馭而進仰追臯祖之忠勤鼓盆而歌

有媿蒙莊之子達號啼塞耳憂患薰心願休退
于田廬姑召收于媿魄詎罔哀服之責下軫涕
袍之思授以輔邦遂其私計俾控甌閩之馭許
尋王謝之風江海一來唯異修門之重八山川
相望惟思舊隱之可歸茲蓋伏遇公官道德佐
王謀散濟世大開正路期立致于太平獨秉化
鈞用陶成于善類有如朽鈍誤辱矜憐公敢不
澡雪精神究詢利病本寘大之詔務使及民勞
撫字之心以報知己

代賀史開府啓

恭審頒冊九重視儀三事節旄前道聿嚴帥閩
之雄衮繡交輝爰寵帝師之舊允為異數且屬
宗工恭惟公官忠冠兩朝道奚百王体仁蹈義
声名如山斗之尊聚精會神君臣不膠漆而固
常大罪地闢之際贊雷厲風飛之機天下日向
于太平王化亦幾于復見晉公巨德歸為綠野
之遊謝傳高懷終為蒼生而起乞稽輔郡魯衣
錦衣闈為大邦更憑熊軾上駕潛藩之眷恩先
召節之來前席受言改容加礼台廷虛左方圖
上宰之求荆綽自中首飭多儀之備參鼎司之

宗品隆巖石之具瞻錫賚便蕃燕嚮優渥貴盛
絕諸公之右榮寵萃一門之中高宗舊孝其盤
未見報公之及武王惟師尚父會同授任之鈞
公素辱殊知仰欽成命屬有郡章之繫莫前賓
閣之趨蕭曹同心咸願股肱之夾輔既同接境
敢聆唇齒之相依

代魏丞相田超明州啓伯圭

將使指于龍庭曹無微効代王言于螭陛遽辱
誤恩方自愧于抱厦乃亟蒙于贊喜恭惟公官
才高玉箭秀毓銀潢人推子政之明經自許陳

平之樂善享太守之祿二千石屢宣屏翰之勤
賜列侯之印十九枚益見本主之盛行被芝書
之寵即歸荷橐之班公久辱眷知茲蒙推借朋
緘遽及可知君子之謙文態益深備見故人
之戀

代龔叅政田廣東林提刑啓光朝

八虞從班已慙過分進叅机務益媿非才首勤
慶牘之臨尤佩悔辭之切伏惟公官學窮古始
識造幾先六藝淵源得聖涯涵泳之樂一時名
勝多殘膏沾丐之餘比專璧水之主盟將掩橋

門之盛際迺從雅志往按選方文翁之守蜀邦
常哀之使闡奇正藉遠揚于声教豈惟詳試于
刑章毋為攬轡之淹會有賜環之寵顧如菲陋
誤被東知忽叨共政之圖悉自更評之助疾顛
是惧請益無階茲聞提耳之言當謹書紳之戒
陳耽先用殊有太丘未登之慙樂正無兮恐孤
孟子不寐之喜尚期弗棄警所未知
代莫給事賀曾丞相啓懷
恭審先奉制麻進登揆路葦夷填服宗社晏安
恭惟公官學殖深淳器茲閱博千載際聰明之

主十年居侍從之班本末源流知天下之大計
論思獻納見王臣之匪躬頃貳政机密參國論
輔贊藏諸用不言房杜之功仁義事其君豈為
管晏之烈天子意可使為相朝廷謂無以踰公
正夾輔之名方革秦官之陋蘊太平之業况傳
魯國之餘一聞爰立之傳實允具瞻之望公受
知最久假守無堪不勝賀厦之私敢致飛緘之
敬自憐老矣方日念于故山儻遂歸歛尚許全
于晚節

代仲兄謝監左藏庫門啓錫

讞獄南徐曾無善狀司閣左帑遽胄中除誤叨
特達之知倍費生成之力竊以剖訟之際自古
所難呂刑謹兩造之情周官備五聽之制雖三
天從事固自有法然片言折獄存乎某人仰惟
列聖之朝尤廣好生之德凡嬰罪戾咸劇哀矜
用鄰邦之吏以絕請求擇練事之人以加詳密
孰謂清強之選猥先它晚之流有何微勞當此
殊遇伏念公受才甚陋學道未深名粗齒於薦
書仕仍由于世賞銓曹試律雖少知司空成旦
之方戶掾兼官顧豈是柱後惠文之手偶上司

之過聽付疑獄而使評三省吾身擣材何取一
行作吏墻面是憂况縲紲之中或非其辜而箠
楚之下何求不得閱簡書而致察束紵揚而不
施公心以覘三日而決正自慚于拙速二何有
于平反因獲瞻上相之光儀固已劇此生之榮
幸敢圖大造俯念孤蹤雀角鼠牙未知明辨牛
溲高渤海辱兼收坐令下國之參軍來職中都
之外府姦胥鋤治雖云狡冗之已空寶藏所儲
或恐蠹原未盡出入親臨于米粟啓示尤謹
于晨昏時乎為貧孟子亦容于擊手拆各從其志

望之自樂于抱關上得近于恩閣下不妨于吏
考深知佻倖曲賴陶甄茲蓋伏遇公官夾輔聖
君共康大業群才並用或下採于芻蕘片善不
忘願豈遺于葑菲致使斗筲之賤亦霑膏寸之
餘公敢不凜雪精神感戴恩紀既以備籠中之
蓄詎敢貽門下之羞今日遭逢本非夢寐所及
它時報効要當生死以之

代陳叔揚謝吳國軍教授啓六年

掃帚相門屢瞻公衮橫經侯泮辱在化鈔揣已
无堪歸恩有自伏念公涉道甚淺接物最疎不

能飾兒以動人且無曲學以阿世永惟大父獨
立先朝正色不回志必期于去莠著書自見心
常在于尊克雖孤忠勁節每挫抑于強臣而潛
德幽光終暴曰于昭代傳家有法遺子以安學
焉記閔禮之言仕者守教忠之訓一經未泯賤
子敢忘濫踵世科幾周歲紀奉真祠之香火兩
痛家難司絕徼之芻蕘通開邊釁妄論天下之
事慨上公車之書雖幸徼君門之九重猶未試
鉛刀之一割坐閱星霜之變不知升斗之謀壁
立自憐瓶儲不繼投誠大造自忘躍冶之非廁

迹嘉賓時遂曳裙之願。顰頭鼠自何敢求官。烏
渤牛渡度幾待用。賴鈞播于小物。俾客授于南
州。好為人師。素守孟軻之戒。此非子坐恐招有
若之訛。既逃州縣之徒。勞仍有弦歌之可樂。無
非僥倖。端有寅緣。茲蓋伏遇。公官旋幹化鈞王
張。吾道內治外治。既陶萬國之泰。和小成大。成
仰贊一人之化育。善類悉歸于真宰。危蹤尤累
于洪鈞。夫何孤寒有此遭際。公敢不益堅素節
不負初心。學不如務師。曾焉知于善誘。教然後
知。困願敢忘于自強。度上酬于眷知。用少圖于

報効

代范孝隆謝提轄文思院啓棟

掃舍人之門。方欣進拜。備事官之屬。遽辱生成
揣分已盈。戴恩無藝。伏念公材如樗。散身若蓬。
既不能飾貌以動人。且無曲學以阿世。偶憑門
蔭。獲廁官聯。太上皇方御于飛龍。先丞相實
同于附鳳。言正色獨。輸蹇諤之忠。耿一心
共濟艱難之會。旋居元輔。以佐中興。于日月之
末光。會風雲之盛際。生前相業。但為社稷之謀。
身後生涯。肯作子孫之計。適權臣專國。而方恣

致故家無地以自容屏迹山攀但知畏影冥心
宦路敢望求伸欣逢更化之初始與于祿之志
猶念一經未售莫振家聲百坡無長不為世用
顧時命之大謬况拙嬾之相逢雖肯千里以効
官又復三年之不調痛弟兄之淪落慨門戶之
衰頽不自植立以干當世之公卿幾無面目以
上先人之丘壟幸真賢之並用喜公道之大開
輒彈貢禹之冠徑造平津之閣面思江國當叨
堂下一言之知仰望台衡敢叙屏百半面之情
豈圖謹德弗替昔時執轡念恭不數信陵之羨

脫袍加惠死憐范叔之寒曲記姓名俾歸陶冶
銚不及事幸而得之善自為謀不遇此矣惟文
思名官之美取公氏銘量之言鳩燕剗胡粵之
良材督鄒宋魯吳之巧匠居百僚之底乞号卑
微在三轄之間頗為優簡靜惟僥冒端有宙緣
茲蓋伏遇公官吾道宗工本朝碩輔總中取而
攝上意明良相會于千齡順四時而遂物宜勲
業独高于百世惟儒者在朝美政而上臣事君
以人三握三吐而下士畢歸一貴一賤而交情
自若務尽刈翹之術不嫌躍冶之私坐使孱庸

亦叨造化其敢不仰銜恩施府飭司存逢人而
說項斯敢忘此意結草以報魏顆誓畢餘生

代汪景孟上龔叅政啓

茂良

程末技于省闈曾叨誤听拜下風于帥閩始受
真知不圖淪落之蹤復望熒煌之座敢陳悃幅
上動高明伏念某忝不知方器非適用少修素
業惟知讀先父之書杜忝末科亦當起適時之
志但欲仕途之平進耻為俗士之詭隨猥緣假
吏之川繆辱名公之奉逮其當軸許以曳裾方
文武並用之時有賢愚同滯之歎薰莸既異軌

輒遂殊碌不為頗慕望之從志寂為尔
自其鄧禹之笑人豈其若將况為政自不得不
尔集君卿五侯之味深所不能奉南豐一辨之
香徒懷自信惟集賢之門無雜賓以進故小人
之身為幸怒所歸独念由銓選而仕京都初非
有援滿吏考而為師属止以為貧乞造物有意
于提擢而揣分但甘于靜退內省不疚浮議何
傷克盡力于公家庶可逃于吏責忽傳印綬之
解是為薦紳之憂歟留孔戢固已難伸于末議
不負臨賀詎知友蹈于危机祠官實匪其存心

化筆凡成于誤墨撲被而去杜門自怡追惟平生最號多蹇孤苦獨立險阻備嘗當此流寓之蔣尤為災禍之會鼓盆之念未歇陟岵之慈已深是知膠面之小魚曰孫洪之力也若夫江濱之溺豈必子厚所為耶盡指怨天尤人之私益廣安時處順之說數年于此寸進何言駸々婚嫁之逼人擾々啼号之塞耳稍收魂魄再整冠裳幸逢万物吐氣之秋寧忍一人向隅之泣用持鑛質未就洪鑪茲蓋伏遇公官得時致君以道濟物卓尔圣朝之柱石凜然王佐之規模陞

庶日尊藜藿為之不採威望所及草木亦皆知名惟上臣之用人無一夫之求備哀窮悼屈現過知仁願如買之來似匪攸之而進念千里識韓之日初不知蒙眷之由而一緘薦補之書已大有吹生之意矧是政机之親秉實為善類之所依遂合久懽之情君有求信之願適會槐庭之虛席共期祝陛之拜麻廣廈万間將隨燕雀之賀灵丹九轉願同鷄犬之昇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蘇子瞻見其丹丸轉歸曰此大公之
蘇子瞻見其丹丸轉歸曰此大公之
蘇子瞻見其丹丸轉歸曰此大公之
蘇子瞻見其丹丸轉歸曰此大公之
蘇子瞻見其丹丸轉歸曰此大公之
蘇子瞻見其丹丸轉歸曰此大公之
蘇子瞻見其丹丸轉歸曰此大公之
蘇子瞻見其丹丸轉歸曰此大公之
蘇子瞻見其丹丸轉歸曰此大公之
蘇子瞻見其丹丸轉歸曰此大公之



